

电影剧本

莎 翁 情 史

〔英国〕M. 诺 曼

〔美国〕T. 斯托帕德

富 澜 译

内景,玫瑰剧院,白天。

在天空的背景上现出字幕:伦敦,1593年夏。^①

字幕:在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鼎盛时期,有两家剧院激烈争夺着观众和剧作者。城北是“大幕剧院”,这是英格兰最著名的演员理查德·伯比奇^②的固定演出场所。河对面是它的竞争对手菲利普·亨斯洛创建的“玫瑰剧院”,这家剧院现正面临着资金困难……

渐渐显出“玫瑰剧院”的建筑内景,这是一个三层观众席的剧场,此时一片狼藉,空无一人。地面上有一张已经残破且沾满泥土的印制粗糙的旧海报,上面写着:

9月7、8两日午场

河岸街玫瑰剧院

爱德华·艾莱恩^③先生领衔

海军上将供奉剧团演出

① 威廉·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1593年他29岁。——译者

② 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约1567—1619),在英国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中主要角色的最早扮演者。——译者

③ 爱德华·艾莱恩(Edward Alleyn,1566—1626),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舞台上最杰出的演员之一,在C.马洛的戏剧中扮演主角,与剧院经理P.亨斯洛的继女结婚,成为亨斯洛创建的几家剧院的股东和业主。——译者

此时画外传来一个人受刑的嚎叫声,叫声来自大幕后面的舞台上。

喝斥声(画外音):你这杂种! 是我受了骗,你嚎什么?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大声嚎叫的是剧院主菲利普·亨斯洛^①,我们看见他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被架在一个铜火盆上烤,人被捆在一张椅子上。喝斥声来自债主芬尼曼。架着亨斯洛双脚在火上烤的是芬尼曼雇佣的打手兰伯特。台上还有一个人,叫弗里斯,是芬尼曼的管账人。

芬尼曼:你说我怎么啦,兰伯特先生?

兰伯特:您受了骗,芬尼曼先生。

芬尼曼:骗了我多少钱,弗里斯先生?

弗里斯:12 镑 1 先令 4 便士,芬尼曼先生,另加利息。

亨斯洛:哎哟! 我可以付给你!

芬尼曼:什么时候?

亨斯洛:两个星期,顶多 3 个星期,哎哟! 求你饶了我吧。

芬尼曼:把他的腿拿开。你从哪儿去搞……

弗里斯(这位数学天才拿着一个笔记本):才 16 镑 5 先令 9 便士……

芬尼曼:外加 3 个星期的利息?

亨斯洛:我有一个绝好的新剧本!

芬尼曼:把他的腿架上。

亨斯洛:一出喜剧。

芬尼曼:把他的鼻子给我割下来。

亨斯洛:一出新喜剧。威尔·莎士比亚写的!

芬尼曼:还有他的耳朵。

亨斯洛:算您一份股份。芬尼曼先生,咱们成了合伙人啦!

芬尼曼(犹豫地):合伙人!

亨斯洛:这出戏准能招徕观众——人物颠倒,船只失事,有一个海盗王,

① 菲利普·亨斯洛(Philip Hensbwe, 约 1550—1616),伊丽莎白时代最显要的剧院主和经理人。——译者

还有一段狗的把戏,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兰伯特:我好像看过。不招人喜欢。

亨斯洛:这次是莎士比亚写的。

芬尼曼:剧名叫什么?

亨斯洛:《罗密欧与海盗之女埃塞尔》。

芬尼曼:剧名不错。

芬尼曼向弗里斯和兰伯特打了个响指。兰伯特给亨斯洛松绑,弗里斯起草一份契约。

芬尼曼(继续):一出戏要花很多时间。找演员,排练……就算3个星期后开演吧。那么……500个散座每人2便士,400个厢座每人3便士,租用坐垫另加1便士,就算200个坐垫吧,演出两场稳收多少,弗里斯先生?

弗里斯:20镑整,芬尼曼先生。

芬尼曼:一点不差!

亨斯洛:可是我还得付演员和作者的钱哪。

芬尼曼:从盈余中分给他们。

亨斯洛:哪里会有盈余。

芬尼曼:当然不会有!

亨斯洛(感动地):芬尼曼先生,这话算让您说着了。

芬尼曼把起草好的契约“啪”地一下掷在桌上的墨水瓶和鹅毛笔旁边。

芬尼曼:在这上签字吧。

亨斯洛拿起鹅毛笔签了字。

芬尼曼(继续):《罗密欧与海盗之女埃塞尔》,你说是快写完了吗?

亨斯洛:此刻他一定正在收尾。

内景,威尔的房间,白天。

一间位于楼顶下的小小阁楼。小小的搁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物件,上面落着许多揉皱的纸团。从纸团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髑髅,一个大陶杯,上面写着“埃文河斯特拉特福赠品”。

时不时又有一些揉皱的纸团朝搁架上抛来。抛纸团的便是威廉·莎士比亚,他正俯身在书桌上用鹅毛笔认真地写着什么。

这时我们看到他写的是怎么了:他正在一次又一次地练习他的签名:“威尔·莎格伯德”、“莎克斯帕”、“威廉·莎士伯”等等。每次都不能令他满意,全

被他揉成一团抛向旁边。忽然他变得烦躁起来,猛地站起身走向斜顶下他平时睡觉的地方,开始穿靴子。正在这时,房门打开,亨斯洛走了进来。他气喘吁吁,脚疼得一跛一拐。

亨斯洛: 威尔! 我的剧本怎么样了? 你是不是快写好了? 你已经在写了? (绝望地) 你已经开了头?

威尔(费力地穿着靴子): 你以为星星不在闪烁, 太阳不在运行吗?

亨斯洛: 不, 不, 我们现在顾不上这个。实话跟我说, 我的剧本怎么样了?

威尔(用手拍着额头, 向门口走去): 牢牢地锁在这里哪。

亨斯洛: 谢天谢地! (忽然又感到疑惑): 锁在那里?

威尔: 只要我找到了我的缪斯女神……

外景, 威尔住所外的街道, 白天。

威尔的住处是本城人口密集的地段。到处是小贩叫卖着他们的货物, 报童兜售着新闻小册子, 送货人匆忙送货, 各色商贩做着种种生意。威尔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 亨斯洛紧紧追赶。

亨斯洛(追上来): 这次又是哪一个?

威尔: 从来就是阿佛洛狄忒。

亨斯洛: 阿佛洛狄忒·巴戈特, 那个拿狗和喇叭当招牌的女人?

威尔: 亨斯洛, 你是个没有灵魂的人, 你怎么能理解空虚的心灵需要精神的寄托?

亨斯洛: 好, 我没有灵魂, 而且倒霉透顶。这场瘟疫弄得我的剧院已经 12 个星期不开门, 我的剧团在全英格兰四处流荡, 可人家伯比奇和宫内大臣供奉剧团却被召进宫里, 演一场你的戏领到 10 个金镑, 可你的戏是给我的剧院写的呀, 你是我的作者, 你刚出道时全仰仗我的扶持呀……

威尔: 我的哪一出戏? 是驼背理查^①吗?

亨斯洛: 不, 人家要喜剧, 威尔! 是喜剧! 就像罗密欧和埃塞尔那样的!

威尔: 谁写的?

亨斯洛: 没谁写! 不是你正在为我写吗! 我每月付了你 3 个金镑哪。

威尔: 那只是你该付的一半。《维洛那二绅士》的酬金你还欠着我哩。

① 指莎士比亚的剧本《理查三世》。——译者

外景,另一街道,白天。

亨斯洛(连连乞求): 威尔! 你我之间钱算得了什么? 我是你的庇护人, 你是我的作家! 这场瘟疫一过, 伯比奇就能拿到克里斯托弗·马洛^①给大幕剧院写的新本子, 我却什么都没有在玫瑰剧院上演。

威尔(停下脚步): 亨斯洛先生, 你能借给我 50 镑吗?

亨斯洛(吃惊地): 50 镑? 做什么?

威尔: 伯比奇让我到宫内大臣供奉剧团入股。有了 50 镑我就可以不再充当雇佣剧作家了。

亨斯洛: 把我的心挖去吧! 把我的肝拿去喂狗吧!

威尔(替他答话): 那就是说不行了(拐进一条小街)。

外景,市场,白天。

亨斯洛和威尔穿过拥挤嘈杂的市场, 一个清教徒传道士梅克皮斯正在那里向听众慷慨激昂地说教——

梅克皮斯: ……上帝会惩罚他们的! 是的, 请听我说。剧院是魔鬼的婢女! 在大幕剧院的招牌下, 那些戏子们把淫荡灌输给你们妻子, 反叛灌输给你们奴仆, 怠惰灌输给你们工匠, 邪恶灌输给你们子女! 玫瑰剧院也是一路货色! 这两个场所都充满瘟疫!

威尔从旁走过时, 快乐地把这些话牢记于心。

外景,莫斯博士的住所,白天。

威尔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街, 向一扇大门走去。

亨斯洛: 你去哪儿?

威尔: 去做我每周的忏悔。

当亨斯洛走到门前时, 门“啪”地一声把他关在外边。门上有块牌子, 写明这里是药剂师、炼金师、占星师、预言师、圆梦师、精神医师莫斯博士的寓所。亨斯洛一脸的迷惑。

内景,莫斯博士住所,白天。

^①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 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 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先驱者, 剧作有:《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巴黎大屠杀》等。1593 年 5 月 30 日在伦敦东南郊德特福德一家酒馆因斗殴被刺死。——译者

一只做成标本的鳄鱼从天花板垂下,室内摆满药丸瓶、药水瓶、符咒、星图、各种请神的道具。墙上挂满各种证书和奖状。威尔躺在一个窄榻上,闭着眼睛。莫斯博士坐在榻旁,听威尔述说,不时在膝头用拍纸簿上记下些什么。整个场面就是一场装腔做势的精神分析。旁边有一个沙漏,用来计量一次治疗的时间。

威尔:语言,语言,语言。我曾有用不尽的才华,用语言造出爱情,就像工匠用泥土造出器皿,这爱情能够倾城倾国,能够把两颗心捆绑在一起,用我那廉价的诗行唤起地狱之火,甚至在修女院里引发骚动。可是现在……

莫斯博士: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否跟女人上床?

威尔似乎有些难于启齿。莫斯博士给他提示——

莫斯博士(继续):比如黑美人休、肥美人菲比、伯比奇的女裁缝罗瑟琳、拿狗和喇叭当招牌的阿佛洛狄忒……

威尔(打断他):是的,偶尔有过,那又怎样?我已失去了我的才华。

莫斯博士:让我来帮助你。对我说心里话。

威尔:我失去了我的才华。(痛苦地)好像我的笔已经写秃,好像我的头脑已经枯竭,好像我的神灵的圣塔已经倾塌。

莫斯博士:有意思。

威尔:什么都写不出了。

莫斯博士:太有意思了。

威尔:就好像你要用一条滑溜溜的泥鳅去撬开门锁。

莫斯博士(狡黠地):告诉我,你最近在做爱时是不是吃了败仗?

威尔(抬头望着他):他怎能知道这事呢?

莫斯博士(继续):这种情形有多久了?

威尔: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最近……

莫斯博士:不,不。你有妻子、儿女……(沙漏中的沙迅速流下)时间剩得不多了。

威尔:我那时才18岁。安妮已经是个妇人,年龄比我大了一半^①。

① 莎士比亚之妻安妮·哈瑟维(Anne Hathaway, 约1556—1623)与莎士比亚结婚时已26岁。——译者

莫斯博士:是个有钱的女人?

威尔(耸耸肩):她有一处农舍。一天,她已经怀孕3个月,于是就……

莫斯博士:那你们的关系?

威尔:跟我母亲娘家的阿登家族是……

莫斯博士:不,我问你们的夫妻关系。

威尔:我出来已有4年,她在数百里以外的斯特拉特福。其实,自从那对双胞胎出生以后,就冷淡下来。离开反倒好些。

莫斯博士:那么你现在可以随意恋爱了。

威尔:可是我既无心恋爱,也写作不下去。

莫斯博士(拿出一个玻璃的蛇形手镯):这个手镯是从奥林帕斯普绪刻神庙得来的,很便宜,只4便士。把你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装进这个蛇身里面。

威尔(满腹疑惑地看着那个蛇形手镯):它能让我的才华重新焕发吗?

莫斯博士:给哪个女人戴上它,她就会梦见你,你的才华就会重新焕发,保你文思泉涌。一个星期后你再来看我。

他伸出手,威尔给他一个金币,把手镯收下。

外景,莫斯博士寓所外面,白天。

威尔从莫斯博士寓所出来。亨斯洛一直在这里等他,把脚放在一个马槽的水里缓解疼痛。威尔从他身旁径自走过去,亨斯洛连忙追赶。

亨斯洛:现在到哪儿去,威尔?

威尔:去怀特霍尔宫。

内景,怀特霍尔宫,后台,白天。

当时的怀特霍尔还很不成样子^①。我们现在处在被大幕遮挡着的舞台上,人们正忙碌地为演出《维洛那二绅士》做开演前的准备。过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并不是剧院,而是一座宴会大厅。

理查德·伯比奇扮演普洛丢斯。一个男童演员扮演西尔维娅,伯比奇的情人罗瑟琳正在给化好装的伯比奇做最后的修饰。扮演丑角朗斯的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威尔·肯普,朗斯的小狗克来勃由肯普牵着,看来不大听话。台上

① 怀特霍尔街为伦敦一著名街道,通常译作“白厅”,是英国政府机构的所在地。现存的怀特霍尔宫建于1619—1623年。——译者

没有布景。只有一条写着“维洛那,旷野”的横幅用来充数。可以听到乐师们调弦的声音。大幕外面是焦急等待着的人群。肯普牵着狗走进侧幕后面,在一个道具箱里乱翻。他找出一个髑髅,把一只脚登在箱子上,臂肘支着膝头,仔细观看那个髑髅,总之那姿势非常像是哈姆雷特。这一切我们是从威尔的角度看到的——他正从后台门走进来。

威尔(走近):祝你演出成功,肯普先生。也祝你成功,可爱的克来勃。

肯普:克来勃很不安定,它从来没在宫里表演过。威尔,你什么时候为我写一出悲剧?我一定能演好。

威尔:算了吧,你就是演塞内加^①的悲剧,人家也会哈哈大笑的。

威尔的注意力此时被伯比奇的情人罗瑟琳吸引过去。罗瑟琳乳房高耸,黑眼黑发,十分性感。

伯比奇(对罗瑟琳):我这袖子上缺一个钮扣,罗瑟琳夫人,我的女裁缝眼睛长到哪儿去啦?

伯比奇吻罗瑟琳的嘴,同时拍拍她的屁股。他走过来同威廉打招呼。

伯比奇(继续):第一幕里没有狗,肯普,谢谢你了。威尔,你怎么样?

威尔:这出戏的酬金还欠着我哪,伯比奇。

伯比奇:别问我要,我只是把它偷过来了。你什么时候转到宫内大臣剧团来呀?

威尔:等我有了50金镑。

罗瑟琳拿来伯比奇服装上的最后几件饰物,伺候他穿戴起来。

伯比奇:你还在写吗?

威尔(点点头,似乎有些防范的样子):在写一出喜剧,差不多完了,一出海盗的喜剧,很好玩。

伯比奇:主角是什么人物?

威尔:叫罗密欧,一个非常机智的人,剑客,情人。

伯比奇:剧名是?

威尔:罗密欧。

① 塞内加(Seneca,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又译作塞涅卡。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悲剧作家。——译者

伯比奇:我来演它。明天你把本子拿来。

威尔:那是给亨斯洛写的。他付了我酬金。

伯比奇:付了多少钱?

威尔:10 英镑。

伯比奇:你在瞎编(从他的戏装下面掏出系在胸衣外面腰带上的钱包)。

威尔:我发誓,真的。亨斯洛想让内德和海军上将供奉剧团演这出戏。

威尔回头看到亨斯洛正朝这边走来。

伯比奇(继续):这儿是两镑,等你给我看了本子我再付你两镑。

威尔:好吧。

亨斯洛(走近):伯比奇,但愿人家判你个扒窃罪把你绞死。

伯比奇:这是女王的旨意,她想看喜剧,宫廷游艺总管也乐意关照我们。

亨斯洛:那么总管大人又从你们这里得到什么关照呢?

伯比奇:这你去问他好了。

这时,宫廷游艺总管蒂尔尼拨开大幕关切地走进来。

蒂尔尼:她老人家来了!

他退到幕外。观众立刻安静下来,台上忙碌着的演员们知道,观众这时正拥到台前寻找空隙向台上窥视。

内景,怀特霍尔宫宴会大厅,大厅前部和舞台,白天。

伊丽莎白女王,约 60 岁上下,走进大厅,向观众席前方正中的座位走去。大厅内站满高官显宦和光彩照人的贵妇,纷纷向女王深深鞠躬,目送她就座。女王的座位设在一个台座上,使女王能毫无遮挡地看戏,也使观众能毫无遮挡地瞻仰女王。号声吹响。

特写镜头展示一张小纸片,一支鹅毛笔在纸片上写出:“威·莎士比亚”。威尔仔细地把纸片卷成一个小卷,塞进蛇形手镯的蛇嘴里。

大幕拉开,扮演凡伦丁的康德尔和扮演普洛丢斯的伯比奇开始演出。

康德尔(扮凡伦丁):不用劝我,亲爱的普洛丢斯;年轻人株守家园,见闻总是限于一隅……

内景,怀特霍尔宫宴会大厅,侧幕后的后台,白天。

趁着伯比奇在台上的片刻,罗瑟琳搂住威尔的脖子,两人迫不及待地亲吻。稍后,威尔退开。

罗瑟琳:威尔,你什么时候为我写一首十四行诗?

威尔:我的才气全都丧失了。

罗瑟琳:你把它落在了我的床上。你再来把它找回去吧。

威尔:你愿意做我的缪斯女神吗,罗瑟琳?

罗瑟琳:伯比奇占有着我,可我的心却是属于你的。

威尔掏出蛇形手镯,麻利地戴在她的手臂上。罗瑟琳端详着它,然后抬眼看着威尔。他们再次热烈拥吻,但这时威尔被观众席传来的咳嗽声搅得心烦意乱。

威尔:你听见了吗?这帮痨病鬼故意跟我做对呢。“威尔·莎士比亚拿出了一出新戏,让我们去给他从头咳嗽到尾吧。”

内景,怀特霍尔宫宴会大厅,舞台,白天。

凡伦丁和普洛丢斯在台上。

康德(扮凡伦丁):我是说恋爱。苦恼的呻吟换来了轻蔑;多少次心痛的叹息才换得了羞答答的秋波一瞬;片刻的欢娱,是20个晚上辗转无眠的代价。

舞台上的戏在继续,这时威尔出现在观众席的后排,恰好与亨斯洛站到了一起。

威尔:有一场戏好像开始成形了。

亨斯洛:你是说那个海盗之女吗?

内景,怀特霍尔宫宴会大厅,大厅后部和舞台,白天。

笑声。戏已经演了一段时间。这时正是肯普带着他的狗在台上表演。观众大喊大叫。

亨斯洛:你看见了吗?喜剧。

女王(特有的笑声压过了其他人):演得好,克来勃大师,我给你奖赏。

她把一块糖果抛向台上,那狗接住吞下。众人热烈鼓掌。

亨斯洛:爱情,再加上一点耍狗的把戏,这就是人家要看的。

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本片女主人薇奥拉。薇奥拉^①·德·雷赛布约25岁,天生丽质。她正由衷地开心大笑。她的座位和她的父母——罗伯特·德·

^① 薇奥拉和上文提及的罗瑟琳的名字都曾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出现——薇奥拉是《第十二夜》中女主人公的名字,罗瑟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经其他人物之口提到的、罗密欧曾迷恋过的女孩的名字。在这里显然是作者有意的安排。——译者

雷赛布爵士和玛格丽特·德·雷赛布夫人稍稍隔开一点。她的奶妈也在这一组“全家福”之内,但依照身份坐得稍靠后些。在另外一处,我们看到韦塞克斯勋爵,他是本片中的反派角色。韦塞克斯 40 多岁,一脸凶相,傲气十足。他发现了薇奥拉。薇奥拉的奶妈也发现了他向这边投来的贪婪目光。

内景,怀特霍尔官宴会大厅,大厅前部和舞台,白天。

戏又演过了一段时间。凡伦丁独自在台上。他念台词的腔调比我们现时听到的念法要粗俗猥亵得多。

康德尔(扮凡伦丁):看不见西尔维娅,世上还有什么光明?没有西尔维娅在一起,世上还有什么乐趣?我只好闭上眼睛假想她在旁边,用这样美好的幻影寻求片刻的陶醉。

这时我们看见,薇奥拉显然对这段台词熟记于心,她随着演员的念白不出声地动着嘴唇。

亨斯洛:你瞧那位小姐能够背诵你的剧本哩(转向威尔,他早已走了)。

内景,威尔的房间,白天。

威尔走进房间,径直走到窗下的书桌前,迅速摆开纸、笔、墨水。接着来了一个他开始写作的仪式:独脚原地旋转一圈,双手紧搓笔杆,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然后坐下来,拿起笔,凝视着前方。然后他开始写起来。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奶妈帮薇奥拉脱衣服,她不时推挡着奶妈。此刻她仍沉浸在激动情绪中。

薇奥拉:你最喜欢普洛丢斯还是凡伦丁?普洛丢斯说得好,凡伦丁的样子漂亮。

奶妈:我最喜欢的是那只狗,好笑极了。

薇奥拉:可是西尔维娅我不怎么喜欢。他的手红红的,大概常常打斗;他念台词就像是小学生在背诵功课。国家的法律老是让一些愚蠢的男孩穿上裙子扮演女角,这一条不改,舞台上的爱情就永远不会是真正的爱情!噢,奶妈,什么时候才能再看一场戏呢?

奶妈:那得听候女王的旨意。

薇奥拉:可以到剧场里去吗,奶妈?

奶妈:别动(她正在给薇奥拉掏耳朵,掏了一只再掏另一只。她还有一套专用的工具。薇奥拉只好听凭摆布)剧场可不是有身份的女子去的地方。

薇奥拉:我才不是有身份的哪。

奶妈:有钱人就是有身份的,嫁个好人家就更有身份啦。今天晚上我看见韦塞克斯勋爵一个劲儿地看你呢。

薇奥拉:宫廷里的那些男人没有一个懂得诗意。他们看我是看着我父亲的财产。我的生活要有诗意,有奇遇,有爱情。第一要有爱情。

奶妈:就像凡伦丁和西尔维娅那样?

薇奥拉:不……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爱情,而是那种改变人的一生的爱情。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抑制的爱情,就像是心灵的骚动,让你毫无办法,让你毁灭或是狂喜。那种任何戏剧里都不曾有过的爱情。(停顿)我希望得到爱情,要么就会了此一生,像个……

奶妈:像个奶妈。

薇奥拉(亲吻奶妈):不过,我也许会像凡伦丁和西尔维娅那样。好奶妈,上帝保佑你,祝你一夜平安。如果我能梦到自己成为剧团中的一员,那我就宁愿在梦里度过一生(走到窗前)。

内景,德·雷赛布家,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奶妈把一根嫩枝抛给薇奥拉。

奶妈:在你去做梦之前,先把你的牙齿刷干净。

薇奥拉机械地接住嫩枝,开始刷牙,眼睛却一直望着河下游方向的玫瑰剧院。奶妈端着一罐水和一个盆子走到她身旁。

奶妈:吐了吧。

薇奥拉仍渴望地凝视着玫瑰剧院。此时,她心中生出了一个计划。

外景,玫瑰剧院门前广场,白天。

亨斯洛走出剧院向市场走去,这时芬尼曼和兰伯特突然出现在他身旁,一边一个挟持着他往回走。弗里斯跟在后面。

芬尼曼:这次我们要把你的靴子脱下来烤你。

亨斯洛:我又怎么啦,芬尼曼先生?

芬尼曼:因为闹瘟疫,剧院都已经关了门。

亨斯洛:是啊。

芬尼曼:那是宫廷游艺总管的命令!

亨斯洛:芬尼曼先生,请容我给您解释一下剧院的生意。(他们停住脚步)天灾总是无法克服的,这只是造成眼前这场灾难的一个方面。老实说,在

经营剧院这个行业的起起落落中间,因为瘟疫而关门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芬尼曼:那我们该怎么办?

亨斯洛:没有办法。奇怪的是,每次总能好转。

芬尼曼:为什么?

亨斯洛:不知道。这事很神。

兰伯特(生硬地):让我把他杀了吧,芬尼曼先生?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铃声。一个传令官摇着铃沿街跑来。

传令官:各剧院重新开业。奉宫廷游艺总管大人的命令,各剧院重新开业啦(芬尼曼大惑不解)。

弗里斯:芬尼曼先生!蒂尔尼大人准许剧场开业啦。

芬尼曼:是的,我听到了。

亨斯洛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趁机挣脱了兰伯特的挟持。

亨斯洛(对兰伯特):对不起啦(径自返回原路走去)。

芬尼曼(迷惑地望着他):你的剧本呢?

亨斯洛: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内景,威尔的房间,白天。

不出所料,威尔正在奋笔疾书。一支快要燃尽的蜡烛仍然燃着,尽管窗外天色已经大亮。他显然干了一个通宵,写了足有10页。他满意而兴奋地把稿子收拢来,离开房间,准备去交差。

外景,威尔住所外面,白天。

威尔拿着稿子从住所里跑出,差点儿把前来找他的亨斯洛撞倒。

亨斯洛:威尔!剧院获准……

没等他把话说完,威尔扬起手里的稿子挥舞着说——

威尔:罗密欧与罗瑟琳,第一幕!天哪,我写得棒极了。

亨斯洛:怎么又成了罗瑟琳?你不说是埃塞尔吗?

威尔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

外景,伯比奇的住所,白天。

伯比奇住在本城的另一端。威尔毫不客气地拍打着房门。

威尔(喊):理查德!

内景,伯比奇的住所内,白天。

威尔径自走进来,高声喊叫。

威尔: 伯比奇?

内景, 伯比奇的卧室, 白天。

威尔闯进卧室。罗瑟琳躺在床上。宫廷游艺总管正在提起他的裤子。

威尔(一下子呆住了): 蒂尔尼先生……

那个倒霉的蛇形手镯在罗瑟琳的手臂上闪着亮光。

蒂尔尼: 我也是来找他, 可他不在!

威尔: 于是您就找到了这个剧团给您的最好礼物。

罗瑟琳: 威尔!

威尔(对罗瑟琳): 我会让你记得我的(转身要走)告诉的伯比奇, 他失去了威尔·莎士比亚的一个新剧本。

蒂尔尼: 他会在乎这个吗? 他正准备在大幕剧院上演马洛的新戏哩。

威尔: 您准许各剧院重新开业了?

蒂尔尼: 是的, 莎士比亚先生。

威尔: 可是这瘟疫……

蒂尔尼(叹口气): 是的, 我知道。可这瘟疫不是一向都威胁着我们吗。

这时从外面传来铃声。

罗瑟琳(向正要离去的威尔): 威尔, 你是我唯一的, 威尔, 唯一的心上人。

外景, 伯比奇住所外的街道, 白天。

威尔满脸怒气地走出来。墙脚下有一个烧着火的火盆。威尔把手中的稿子一把丢在火炭上。他呆呆地看着稿纸燃烧起来。

内景, 小酒馆, 白天。

威尔走进酒馆。这里一片欢腾, 人们正纷纷举杯相庆。一个英俊的年轻侍者(名叫诺尔)端着一大托盘酒在人群中间穿行。

诺尔(兴奋地): 亨斯洛先生!

亨斯洛: 是的, 我听到了, 剧院重新开业。可是我的剧作家哪儿去了呢?
(捡了一个座位坐下, 从诺尔的托盘上取了一大杯) 给我记上账, 诺尔。我还要点吃的。

诺尔: 今天的特色菜是果醋猪脚, 配荞麦薄饼……

他们的对话被走来的威尔打断。威尔面色阴沉。

亨斯洛: 威尔! 你写完了吗?

威尔: 是的, 快了。(拍打着前额)都在这里牢牢地锁着哪。我们得请拉

尔夫来演海盜王。早上好, 诺尔师傅。你也要扮演一个有趣的小角色。

诺尔高兴地大叫起来, 他解下围裙甩到吧台里面。亨斯洛跳起来拥抱威尔。全体店员和一大半顾客(其中很多是演员) 围了过来。亨斯洛用力拍着桌子让大家静下来。

亨斯洛: 内德·艾莱恩带着海军上将供奉剧团外出巡演去了。我需要聘用演员。诸位当中迄今还默默无闻的, 这次有机会成名了。

一演员: 要交费吗, 亨斯洛先生?

亨斯洛: 用不着你出一个便士! 半小时后开始面试!

人们的谈笑声又重新响起。亨斯洛大摇大摆地走向酒馆门口, 恰好遇到拉尔夫·巴什福德, 这是一个魁伟粗壮的中年演员。

亨斯洛: 拉尔夫·巴什福德! 我正有一个角色给你呢, 不过我可听说你是个大酒鬼。

拉尔夫: 干活儿时从来不喝。

内景, 小酒馆, 白天。

威尔仍留在酒馆里, 为自己刚才一句话引来的麻烦深感吃惊。他走近吧台。

威尔: 给我一杯曼德拉酒。

吧台侍者: 不兑吗, 威尔?

声音: 给我的朋友来一大杯上等白兰地。

威尔循声转身望去, 在吧台另一端看见克里斯托弗·马洛。

威尔: 基特^①!

马洛: 近况如何, 威尔?

威尔: 很好, 很好。

马洛: 伯比奇说你写了出新戏。

威尔: 是的, 而且在到处张扬。

侍者把酒放在他面前。他掏出一枚金币放在吧台上。

威尔(继续): 是我坚持这样的——给马洛先生来一大杯。

吧台侍者应声倒酒。

① 克里斯托弗的爱称。——译者

威尔(继续):我听说你给大幕剧院写了个新剧本。

马洛:不是新的,是我的《浮士德博士》。

威尔:我非常欣赏你这部早年作品。“就是这张脸,发动了千百艘战舰,烧毁了伊利昂的参天高塔吗?”

马洛:我有一部新剧本马上就快完成了,还要好些。《巴黎大屠杀》。

威尔:剧名很好。

马洛:你那部呢?

威尔:《罗密欧与海盗之女埃塞尔》。(停顿。心灰意冷地叹了口气)是的,就是这样。

马洛:故事是什么呢?

威尔:是……一个海盗……(道出实情)说实话,我还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呢。

马洛:罗密欧该是个意大利人。是个谈情说爱的老手。

威尔:是,是这样。可是一旦遇到了……

马洛:埃塞尔。

威尔:你以为?

马洛:他仇敌的女儿。

威尔(若有所思地):他仇敌的女儿。

马洛:他的挚友在一次决斗中被埃塞尔的哥哥或什么人杀死了。友人的名字叫茂丘西奥。

威尔:这个名字很好。

诺尔(匆匆来到威尔身旁):威尔,大家在等着你哪!

威尔:我就来(喝干杯中的酒)。祝你好运,基特。

马洛:我猜你这个剧本是给伯比奇的吧。

威尔:这是另一个。

马洛(刨根问底地):另一个还没写的?

威尔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跟随诺尔匆匆离去。

内景,玫瑰剧院,楼座/舞台/观众席,白天。

亨斯洛和威尔坐在楼座上,听一个年轻演员的试演。

年轻演员:“就是这张脸,发动了千百艘战舰,烧毁了伊利昂的参天高塔吗?美丽的海伦,给我一个吻,让我死而无憾吧!”

亨斯洛:谢谢你。

亨斯洛和威尔露出失望的表情。年轻演员走下台去,又换上另一演员。
另一演员:我想朗诵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中的一段。

亨斯洛:很好。

另一演员:“就是这张脸,发动了千百艘战舰,烧毁了伊利昂的参天高塔吗?”

亨斯洛和威尔耐心听他继续念着,但互相交换了一个绝望的眼色。接下来是一连串应试者以各自的方式朗诵马洛的这几行诗句,但都让人听不下去。这中间还有一个个子很小的顽皮少年。

顽皮少年:“……伊利昂的参天高塔吗?美丽的海伦,给我一个……”

亨斯洛(大声怒吼):谢谢你啦!

顽皮少年愤怒地瞪大眼睛,走下台去,接着上台的是一个瘦高瘦高的家伙(名叫沃巴什)。沃巴什口吃得很厉害。

沃巴什:就一就一就一——是这一——这张脸……

亨斯洛(出人意外地):很好,沃巴什先生。棒极了。到道具管理员那里去报到吧。

威尔愤慨地望着亨斯洛。

亨斯洛(继续。很抱歉地):他是我的裁缝。想当演员。我难免欠了些人情。好了,人人都会这样的。你找到了合适的罗密欧吗?

威尔:没有。

亨斯洛:好了,我去干我的事,你干你的。我什么时候能拿到本子?

威尔:明天……

亨斯洛离去。

威尔(继续):天赐好运吧。

威尔独自闷闷地坐了一会儿。忽然他听见有人从舞台上对他说话——
又上来一个演员。

演员:我可以开始吗,先生?

威尔向台上望去,看见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帽子低低地遮住眼睛。

威尔:姓名。

假扮成托马斯的薇奥拉:托马斯·肯特。我想朗诵一位作家的一段台词,他能把握每一个表演者的心灵。

威尔不知所措地点点头。

托马斯(薇奥拉):“看不见西尔维娅,世上还有什么光明?没有西尔维娅在一起,世上还有什么乐趣?我只好闭上眼睛假想她在旁边,用这美好的幻影寻求片刻的陶醉。”

无须等她念完凡伦丁的四行台词,便足以向我们证明——假如需要什么证明的话——这个托马斯就是薇奥拉。而对于威尔来说,开始听到别人朗诵自己所写的诗句时的惊奇,很快就转变为另一种感情。他完全被征服了。他找到了他的“罗密欧”。

托马斯(薇奥拉):“除非夜间有西尔维娅陪着我,夜莺的歌唱只是不入耳的噪音;除非白天有西尔维娅在我的面前,否则我的生命将是一个不见天日的长夜。”

威尔(打断“他”的朗诵):摘下你的帽子。

托马斯(薇奥拉):我的帽子?

威尔:你是从哪儿学会朗诵这些诗句的?

托马斯(薇奥拉):我……

威尔:等等……

托马斯(薇奥拉):您是莎士比亚先生吗?

威尔:让我看看你。摘下你的帽子。

托马斯惊慌起来。威尔从楼座上跳下来。托马斯逃下舞台,令威尔大惑不解。他急忙追赶。我们跟随他穿过舞台,穿过后台,然后走进——

内景,玫瑰剧院,演员休息室,白天。

休息室里挤满演员,还有亨斯洛的助手、道具管理员、抄写员,还有一个新角色,后台总管彼得。

一演员:我们要演什么?

诺尔:哪儿有本子?

在这一片嘈杂中,威尔跑了进来。

威尔(大喊):那个男孩儿在哪儿?

没人明白他在喊什么。结巴沃巴什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地摇着——

沃巴什:祝一祝一祝你成一成成功!

通向外面的门动了一下,关上了。威尔看到后,挤开众人朝门口跑去。

外景,玫瑰剧院外面,河岸大街,白天。

威尔从剧院里跑出来,来到人群杂沓的街上。这是一个密布着妓院和贫民窟的下等街区,到处游荡着妓女、扒手、小贩、报童、无赖少年,以及各色各样的地痞流氓。威尔奔跑了一阵,终于看见托马斯在前面一条拥挤嘈杂的街道上。他一路追赶,来到了河边。

外景,河岸,白天。

威尔追到河边时,看见托马斯坐在一条小船上,已到了河中间,正逆水向上游划去。河上一片繁忙景象。在众多船只中间有一些待客的“出租小船”。威尔跳上最近的一条船,向“出租司机”——船夫大喊:

威尔:追上那条船!

船夫:是喽,大人!

威尔在船尾坐定,船夫坐在他对面卖力地划桨。

船夫(继续):我看您面熟。您是位演员吧?

威尔(天哪,又来了):是的。

船夫:不错,我在哪出戏里见过您。讲一个国王的。

威尔:是吗?

船夫:有一回,克里斯托弗·马洛还坐过我的船呢。

外景,河上,白天。

过了一会儿。船夫已经气喘吁吁。威尔向前方张望着,看见托马斯的船划到远处岸边一个码头,那是北岸上一所豪华宅邸的私家码头。威尔看见托马斯跳下船向宅子跑去。

威尔:你知道那是谁家的府邸吗?

船夫:罗伯特·德·雷赛布爵士家的。

外景,德·雷赛布宅邸,白天。

托马斯匆匆跑上台阶,边跑边取下帽子。她的秀发披落在肩上,这样我们就又可以称她为薇奥拉了。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白天。

她的母亲德·雷赛布夫人正在同奶妈说话。

德·雷赛布夫人:她上哪儿去啦?客人们快要来了,韦塞克斯勋爵也要来,来谈求亲的事。老爷打算今晚就把这事定下来。

在她身后,房门稍稍打开,现出一身托马斯装束的薇奥拉,被奶妈瞥见,但只一闪,当德·雷赛布夫人转身时,房门重又关上。

德·雷赛布夫人(继续):明天老爷拉着我去乡间庄园,一去就得3个星期才能回来。

另一扇连通邻室的门打开,飞快地换了女装的薇奥拉从那里走出,向母亲行了个屈膝礼。

薇奥拉:母亲好。(转向奶妈)准备热水,奶妈。

奶妈瞪大了眼睛望着她。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厨房,白天。

在奶妈的指挥下,帮厨的小厮从灶上大锅里把热水舀在两个水桶里。

女佣(画外):找托马斯·肯特?这儿没有,先生。

威尔(画外):是一个演员……

奶妈:谁找他?

威尔手拿一封信来到厨房门口。

威尔:我是威廉·莎士比亚,演员、诗人、玫瑰剧院的剧作家。

奶妈打发女佣去干她的活儿。

奶妈:肯特先生是我的侄子。

威尔(把信递给奶妈):我在这里恭候回音。

奶妈:上帝会给你好运的。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浴室,傍晚。

薇奥拉坐在浴盆里读信。奶妈往浴盆里添热水。

薇奥拉(兴高采烈地):他看中了我!罗密欧·蒙太古,一个维洛那青年。

奶妈(无动于衷地):又是维洛那。

薇奥拉(如饥似渴地读信):这是一出讲述两个世仇家族归于和好的喜剧,罗密欧本是凯普莱特家的子弟,被人从襁褓中抱走,蒙太古夫人因遇海盜王抢劫失去爱子,收养了罗密欧,把他抚养成人,最后罗密欧身份查明,两个家族从此和好。

外景,德·雷赛布宅邸,夜晚。

威尔满怀希望地耐心等待着。厨房门开处,一个仆人将一桶脏水朝着水沟的方向随手泼去。威尔敏捷地向旁跳开,险些被泼了一身。

仆人:滚开!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奶妈(伺候薇奥拉穿上晚装):你母亲和你父亲……

薇奥拉(快乐地):从明天起就去乡间住3个星期!你说莎士比亚先生是不是很帅?

奶妈:我看他像个江湖骗子。

薇奥拉:哪儿呀,奶妈!他能让托马斯·肯特实现薇奥拉·德·雷赛布的梦想。

奶妈(坚决地):我的小姐,这出戏演不出好结果的。我要告诉夫人。

薇奥拉(加倍坚决地):你谁也不能告诉。你是那么疼我,我是那么爱你,你会帮我束好胸,再给我买个男孩的发套!

外景,德·雷赛布宅邸,夜晚。

威尔发现一小群乐师带着乐器走近,他认出了他们。

威尔:普拉姆师傅!这儿有什么活儿?

一乐师:一场5先令的小活儿,威尔。为舞会奏乐。

紧随着一阵突然响起的马蹄声,一个奔驰而来的骑士已经冲到乐师们身旁,乐师们急忙闪开。原来是韦塞克斯来到,他保持着他一贯的高贵姿态。威尔注视他勒住马,走进房子。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宴会厅,夜晚。

威尔已经跟随乐师混了进来,在一个小小的乐台上夹在他们中间装模做样地演奏。舞池里有十来对客人,已显得相当拥挤。威尔四处打量,寻找托马斯·肯特。他拦住一个从旁走过的仆人,从他的托盘上拿了一些食物。

仆人:乐师们不供应食品,罗伯特爵士吩咐的。

威尔:我是来找托马斯·肯特先生的。

仆人不加理会,继续走去。韦塞克斯和罗伯特爵士的侧面镜头。

罗伯特爵士:她可是美貌出众的,我的勋爵,足以配得上一个国王,而不会贪图一个俗物的嫁妆。

韦塞克斯:我在弗吉尼亚的种植园可不是一个俗物所能有的。我出自古老的门第,将来您的外孙姓了韦塞克斯,这会给您增光的。她身体健康吗?

罗伯特爵士:她会生儿育女的,要是不会生养,就把她退给我。

韦塞克斯:她性情温顺吗?

罗伯特爵士:和普天下的任何女人没有两样,但是只要您能驾驭她,您就会得到无比的幸福。

韦塞克斯:我喜欢她。

威尔的侧面镜头,他观察着跳舞的人们。忽然他从人群中看见了薇奥拉,立刻热血沸腾。一见钟情,这是毫无疑问的。薇奥拉没有看见他,她在她父母的友人中间尽着做女儿的本份。客人们轮到要跳那种交换舞伴的舞了(在任何一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出中都可看到的那种场面)。

威尔(问一个乐师):求求你告诉我,她是谁?

乐师:薇奥拉·德·雷赛布。做你的梦吧,威尔。

威尔走下乐台,失魂落魄地盯着她,梦游似地在跳舞者和旁观者中间穿行。薇奥拉随着舞蹈的队形转来换去,终于,像命中注定似的,同混进舞蹈队列的威尔碰到了对面。薇奥拉吃惊地倒吸了一口气。

薇奥拉:莎士比亚先生。

威尔看到她的反应,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随着队形的变换,他们又分开了。薇奥拉发现她对面的是韦塞克斯。

韦塞克斯:薇奥拉小姐。

薇奥拉:勋爵。

韦塞克斯:我已经同你父亲谈过话了。

薇奥拉:是吗?我天天都同他谈话呢。

韦塞克斯露出愠怒的神色。队形变化使他们分开。薇奥拉又同威尔站成了对面。威尔如醉如痴地注视着她。

薇奥拉:您没事吧?

威尔一句话也说不出。

薇奥拉(继续):我听说您是诗人。

威尔痴迷地点点头,她向他微微一笑。

薇奥拉(继续):您是一位不说话的诗人?

威尔极力想说些什么,但他那能言善辩的巧舌此时却完全失去了作用。强烈的爱慕之情使他变成哑吧。突然,韦塞克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按住他的肩膀,把他带到一个墙角处。

韦塞克斯(不怀好意地微笑着):诗人?

威尔(从痴迷中清醒过来,但未意识到有什么祸事):我曾经是诗人,但我现在见到了一位美人,她使我所有的诗全都变得一文不值。

出乎他的意料,他忽然觉出有一把匕首已经架在了自己脖子上。

威尔(继续,吃惊地):我有什么冒犯之处吗,先生?

韦塞克斯:你企图偷窃我的财产。我不愿意让你的血弄脏她的家,不然我会立刻割断你的喉咙。你有名有姓吗?

威尔(咽了一口唾沫):在下是克里斯托弗·马洛。

韦塞克斯把他拉到最近的一个门口,一把把他推了出去。

薇奥拉四处张望着寻找威尔,忽然看见韦塞克斯正在向她微笑,她立即把目光转向别处。

外景,德·雷赛布宅邸,花园/薇奥拉卧室阳台,夜晚。

阳台上的窗子里亮着灯。穿着睡衣的薇奥拉和奶妈的身影不时从窗前走过。威尔藏身在花园里,注视着她。不久,室内的灯熄了。威尔叹了口气。这时薇奥拉走到阳台上的月光下。威尔激动地倒吸了一口气。他定睛注视着她。薇奥拉神情迷茫地叹着气。

薇奥拉:罗密欧,罗密欧……一个维洛那青年。威廉·莎士比亚的喜剧。

威尔意识到这已是绝好的暗示。他从藏身处走出来,来到阳台下。

威尔(低声地):我的小姐!

薇奥拉(一惊):谁?

威尔:威尔·莎士比亚!

奶妈在室内喊着“小姐!”

薇奥拉:就来,好奶妈,就来。(对威尔)是莎士比亚先生吗?

威尔:可惜正是。

薇奥拉:啊,为什么说可惜呢?

威尔:一个卑贱的戏子。

薇奥拉:真是可惜,我以为您是最值得我崇敬的诗人,最能征服我的心灵的剧本作者。

威尔:啊,当然也是的!

奶妈再次在室内呼唤。

薇奥拉(向室内):就来,就来!(对威尔)我呆会儿再出来。

她走进室内呆了一会儿。

威尔(自言自语):我真傻,这样会让幸运从我手上溜走的,我活该受罪!

薇奥拉重又出现在阳台上。威尔再次走上前去。

威尔:啊,我的小姐,我的爱人!

薇奥拉:要是我家里人看见你在这儿,他们会杀了你的。

威尔:你一句话他们就会来的。

薇奥拉:噢,我决不会这样。

奶妈又呼唤她:“小姐!”

薇奥拉:就来,奶妈!

她走进室内。威尔向四周张望,发现这里照例有一棵很合适的树。他爬上树朝着阳台爬去。当他爬到快要和阳台齐平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身影来到阳台上。威尔用力把头探出栏杆以上,恰好同奶妈碰了个照面。奶妈发出一声尖叫。威尔从树上跌下。

外景,德·雷赛布宅邸,夜晚。

房子里响起一片男人的声音,各个窗口都亮起了烛光,花园门眶的一声打开,我们看见罗伯特爵士一手举着烛台,一手持剑走进花园。这时威尔已经爬上墙头,转眼之间消失不见了。让他来写这段情景,会写得更好些。

内景,威尔的房间,黎明。

威尔熬了一个通宵。他已满满写出了12页,正是文思如泉涌。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排演第一天。全体演员都来到台上。彼得把写着台词的稿纸传给一群演员。约翰、詹姆斯,还有诺尔在翻看着发给自己的台词。

约翰:“是汉子就拔出剑来!(对詹姆斯)葛莱古里,别忘了你的杀手锏。”

诺尔:“分开,蠢才!收起你们的剑。”

威尔围着演员们踱着步,甩动着手臂,不时拍拍某个人的肩膀,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亨斯洛在一旁翻看剧本,露出焦虑的神色。他旁边是拉尔夫·巴什福德。

亨斯洛:开头不错,可后来让一个什么罗瑟琳弄得沉闷起来。哪儿有喜剧,威尔?哪儿有狗?(对拉尔夫)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拉尔夫:我本来是海盗王,现在变成了奶妈,这很有意思。

威尔(把亨斯拉到一旁):我们现在至少还缺6个人,现有的人得一人赶几个角儿,那些胡闹和结巴的家伙应该打发掉。我的罗密欧至今还没有着落,真让我发愁。我看情况不妙。

亨斯洛:我们至少还缺4幕戏,威尔,这才是真的不妙呢。

威尔忽然注意到一个邋里邋遢的十二三岁的小演员,这就是我们前面见到过的那个顽皮少年。

威尔:你是干什么的,伙计?

顽皮少年:我是埃塞尔,海盗之女,先生。

威尔(怒不可遏地):你是埃塞尔,我就该死啦!

威尔抬了一下脚作出恐惧状把那顽皮少年赶走。顽皮少年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这时,亨斯洛发现芬尼曼来到他面前。

芬尼曼:进展得顺利吗?

亨斯洛:很好。

芬尼曼:好像什么都还没有。

亨斯洛:是的,但是很好。

威尔(高声地):诸位,感谢大家!欢迎大家!

芬尼曼:那是什么人?

亨斯洛:不关紧要。是这出戏的作者。

威尔:我们将要开始一项重大的事业。

亨斯洛:排戏的第一天总要讲几句话。这无关紧要,作者们喜欢这样。

威尔:诸位都很想知道你们将分配到什么角色。让我们慢慢把一切安排好……

他刚说到这里,忽然被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面打断:剧场大门“砰”地一声打开,有6个人大呼小叫地走进来,为首的便是名演员内德·艾莱恩,他一副海盗式的漂亮身材,挂着佩剑,嗓门很大。

艾莱恩:万岁!海军上将供奉剧团回来啦!

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极不相同的反应。亨斯洛和威尔欢呼雀跃,跟他们原来就熟识的演员们也以各自方式表示欢迎,另有一些则知道自己要失业了。芬尼曼镇静下来,或者说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芬尼曼:这是什么人?

艾莱恩用剑一挥,把他挤到一旁。

艾莱恩(雷鸣般的嗓音):安静,诸位!我是希罗尼穆斯!我是帖木儿!我是浮士德!我是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巴拉巴斯,我还是亨利六世,威尔伙计。这儿在排什么戏,我的角儿是什么?

芬尼曼(被震住了):等等,先生!

艾莱恩(雷鸣般的嗓音):你是什么人?

芬尼曼(声音颤抖地):我是出资人!

艾莱恩:那你就悄悄地一边站着,注意看看天才是怎样创造奇迹的。

芬尼曼(毕恭毕敬地):谢谢,先生。

威尔:我们正急需扮演茂丘西奥的人,内德,一个维洛那的年轻贵族。

艾莱恩:剧名是什么?

威尔:茂丘西奥……

亨斯洛:怎么?

艾莱恩:我来演他!

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这6个人都将在我们这出戏里扮演角色,趁着威尔同他们一一热情握手,让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威尔:波普先生!菲利普斯先生!欢迎归来,乔治·布赖恩!詹姆斯·阿米蒂奇!(现在轮到萨姆·戈斯,这位是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头牌旦角)萨姆!我的宝贝儿!你是不是又要恋爱啦?

萨姆(声音沙哑地):是的,莎士比亚先生。

威尔(关切地):怎么你的嗓音……(把手伸到萨姆的裆下)这东西出了问题?

萨姆(改用女里女气的声音):不,不,只是有点感冒。

我们猜想他大概是在撒谎,但这时威尔已经走开。

威尔:亨斯洛先生,这回你的演员都齐了。

威尔从变得恭顺的芬尼曼面前走过去。

芬尼曼:我看过他演的帖木儿,您知道,真是棒极了。

威尔:是的,我看过。

芬尼曼:当然那是剧本写得有气派。没人能比得过马洛……

威尔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自顾自走去。

外景,河边,白天。

威尔神色匆匆地来到码头边,向德·雷赛布宅邸方向徒劳地张望:看不到托马斯的影子。

外景,玫瑰剧院,后台门,白天。

威尔沿小巷望去:仍看不见托马斯的影子。他转身要走,瞥见顽皮少年,就是那个“夭折了的埃塞尔”,坐在小巷里。

威尔:好运气,小伙子。

顽皮少年(耸耸肩):我演过一出戏,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里,让人

家把头砍掉了。我要是写戏,就一定像泰特斯那样的。

威尔(来了兴致):你喜欢这行?

顽皮少年(冷冷地点点头):我喜欢砍头的戏。还有剥去女孩的手脚。

威尔:。你叫什么名字?

顽皮少年:约翰·韦伯斯特^①。嗨,猫咪,过来,过来。

旁边有一只野猫,听到唤声竖起耳朵。顽皮少年抛给它一只白鼠,然后饶有兴味地看它会怎样。

顽皮少年(继续):血淋淋的。这才是值得写的。

这情景弄得威尔心神不宁,他转身欲走。

顽皮少年(继续):等等,你看这猫怎么把它的脑袋咬下来。

威尔:我得回去了。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舞台上,演员们正在排练。

诺尔(扮班伏里奥):“瞧,他来了;请您站在一旁,等我去问问他究竟有些什么心事,看他理不理我。”

蒙太古:“但愿你留在这儿,能够听到他的真情的吐露。来,夫人,我们去吧。”

台上,“蒙太古”和“蒙太古夫人”做下场的动作。台后,威尔出现在亨斯洛身旁。

威尔:干脆把他定下来吧。

亨斯洛(不解地):什么?谁?

威尔:罗密欧。

亨斯洛:就定拿你的信来的那人?

威尔:什么?

诺尔(扮班伏里奥,画外音):“早安,兄弟。”

薇奥拉(扮罗密欧,画外音):“天还是这样早吗?”

这是托马斯的声音!威尔转身向台上望去,看见了托马斯。今天托马斯

^① 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约1580—约1625或1634),英国剧作家,生平不详,可能最初做过演员,后成为剧作家。所作《白魔》和《马尔菲公爵夫人》被公认是除莎士比亚外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悲剧。——译者

戴上了发套，还装上了小胡须。

诺尔(扮班伏里奥):“刚敲过九点钟。”

薇奥拉(扮罗密欧):“唉!在悲哀里度过的时间似乎是格外长的。急急忙忙地走过去的那个人,不就是我的父亲吗?”

诺尔(扮班伏里奥):“正是。什么悲哀使罗密欧的时间过得这样长?”

薇奥拉(扮罗密欧):“因为我缺少了可以使时间变为短促的东西。”

威尔:不错。

诺尔(扮班伏里奥):“你跌进恋爱的网里了吗?”

薇奥拉(扮罗密欧):“我还在门外徘徊。”

诺尔(扮班伏里奥):“在恋爱的门外?”

薇奥拉(扮罗密欧):“我不能得到我的意中人的欢心。”

威尔(打断排练):不,不,不。不要把一切全都一下子拿出来!

排练暂停。

托马斯(薇奥拉):是,先生。

威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托马斯(薇奥拉):不,先生。

威尔:他现在的話只是一个伏笔,我们还没有见到究竟!等他跟他的朱丽叶见面时,你还有什么可往出拿的呢?

亨斯洛:朱丽叶?你是说埃塞尔吧。

威尔(气呼呼地转向他):天爷,我就该老是这样被人打断吗?(对托马斯)等到第二幕里他见到他的心上人时,你该怎么办呢?

托马斯(薇奥拉,胆怯地,翻弄着手中几页台词):非常抱歉,先生。我还没有看过第二幕。

威尔:你当然没有看过!我还没有写出来哪!

观众席里,芬尼曼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听着,完全被迷住了:这才是真正的戏剧!

威尔(继续):再来一次吧!

内德·艾莱恩从侧幕后走出来,紧皱眉头看着手中的台本。

艾莱恩:威尔,茂丘西奥在哪儿?

威尔(拍拍自己的前额):在这儿哪。我给你留了整整一场戏呢,内德。现在我得去写一首十四行诗了。

威尔走回侧幕后,经过焦虑不安的亨斯洛面前。

亨斯洛:十四行诗?你是说下一幕吧。

威尔不加理会,径自走去。这时我们看到,薇奥拉已经完全被他征服,陷入神魂颠倒的状态了。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楼梯,白天。

薇奥拉仍然是托马斯的一身打扮,手中拿着那首十四行诗,跑上楼梯,跑回自己的房间。从房子的另一端传来韦塞克斯大发脾气的喊声。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大厅,夜晚。

韦塞克斯一直被哄着在那里等待,不时地把火气撒在奶妈身上。

韦塞克斯:一次祷告做上两个小时!

奶妈:我家小姐是非常虔诚的,大人。

韦塞克斯:礼拜天才用得到虔诚!一次祷告用上两个小时,那不是虔诚,那是拿架子!

奶妈:要不,最好您明天再来,大人。

韦塞克斯:最好还是去告诉她放下她那套虔诚,拿出点礼貌来对待礼拜天以外那六天中的她的主人。

薇奥拉推门进来。她已经匆匆换过了装束——诚然是换得太过匆忙了,以致于她披在裸露的肩头的秀发给人的魅力被那副小胡子搞得不伦不类。幸亏奶妈及时发现,趁着韦塞克斯没有看到,装做迎上去向她禀报韦塞克斯先生驾到的样子,恰好把她遮住。等到奶妈从她面前闪开让她走进时,她的小胡子已经不见了。

韦塞克斯(继续):我的薇奥拉小姐。

薇奥拉:韦塞克斯勋爵,累您久等了。

韦塞克斯:我等的时间的确不短,不过这是美人儿的特权。

薇奥拉:您在说恭维话,先生。

韦塞克斯:不,我对女王陛下就是这么说的。(停顿)我们韦塞克斯家的人定亲总是要征得女王陛下同意的,一旦她同意,那就成了她的旨意。

薇奥拉:您是想来求亲吗,先生?

韦塞克斯:您父亲会让您知道的。是他老人家把您许配给我。他两星期后从庄园回来时就为我们举行婚礼。(停顿)您应该为此高兴才是。

薇奥拉:可是我并不爱您呀,先生。

韦塞克斯: 您的想法多么古怪! 您父亲是个小业主, 您的孩子要去服兵役, 而我将会挣回我的财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唯一问题。您会喜欢弗吉尼亚的。

薇奥拉: 弗吉尼亚?!

韦塞克斯: 是的! 我的财富就指望着我的庄园。种植烟草。我需要四千金镑造一条船, 把资金投入运转——我看烟草是大有可为的。我们不会在那里呆很久, 只需三四年……

薇奥拉: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韦塞克斯: 为了您的那双眼睛。不, 为了您那诱人的嘴唇。

韦塞克斯以超出礼仪的热情亲吻薇奥拉。她闪开, 打了他一个耳光。

韦塞克斯(继续): 您竟敢违抗您的父亲和女王陛下吗?

薇奥拉: 这是女王的旨意吗?

韦塞克斯: 她还要对您考察一番。星期天到格林威治去。希望您能恭顺、谨慎, 并且少说话。

薇奥拉(被迫屈从): 我会尽到我的本份, 先生。

内景, 德·雷赛布宅邸, 薇奥拉的卧室, 夜晚。

她在给威尔写信。威尔的十四行诗摆在她的桌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片段: “让我把你比做明媚的夏日……”

这时我们看到薇奥拉正在写的那封信。

插入镜头: “威尔先生, 我最心爱的诗人, 我恳求您把我从您的记忆中抹去——我要嫁给韦塞克斯勋爵了——这是做女儿的本份。”

她洒下了多情的、不幸的泪水。

内景, 玫瑰剧院, 舞台, 白天。

萨姆这时成了“朱丽叶”。戏显然已经进展到了第一幕第五场。我们看到“罗密欧”和“朱丽叶”在交换舞伴的舞蹈中相遇的情景。这个场面和我们前面在薇奥拉家中看到的一样, 只是稍为简化了些。指挥舞蹈的是内德·艾莱恩。

艾莱恩: 男士向后, 女士向前!

舞蹈队形错了, 因为托马斯走错了舞步。

艾莱恩(继续): 男士向后, 女士向前! 你是女士吗, 肯特先生?

托马斯红着脸嘟哝着道歉。这时, 威尔拿着一叠刚写好的台词来到观看

排练的人中间。他把稿纸交给彼得。艾莱恩看见了他,向他走过来,像是要争论什么。

威尔(先发制人地):你不喜欢那段独白?

艾莱恩:独白很不错。(他随即极富表情地念出开头一行)“啊,那么一定是春梦婆来望过你了!”写得很好,而且够长。可是后来他就消失了,再也不露面了。

威尔(夸张地指着刚刚交给彼得的那些稿纸):那儿有他一场决斗,有一场语言的交锋和斗剑的表演,我从来没有写得这样精彩过,谁也没有这样写过。他死得非常壮烈而富有诗意,他那句“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会始终萦绕在你耳边。

内德满意地走回去继续排练,但他马上又回转来。

艾莱恩:怎么,他死了?

这时威尔早已不见了踪影。

内景,玫瑰剧院,编剧工作室,白天。

在剧院顶层,威尔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静下来写作。此时我们看见他正做着开始写作前的那一套“仪式”:他独脚在原地旋转一圈,双手紧搓鹅毛笔杆,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做完这些,他坐下来,拿起笔。

外景,街道,夜晚。

威尔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急急地走着,突然撞到了从小酒店里走出的伯比奇身上。

伯比奇:威尔!

威尔走得很急,没有停下来。伯比奇朝他背影喊着。

伯比奇(继续):给我写的本子在哪儿?

威尔匆匆向前走去。

外景,河边,夜色朦胧。

假扮成托马斯的薇奥拉坐在小船上渡过河去。从后面,从河岸大街的方向,传来喊声——

威尔(画外音):你把我的信交给她了吗?

托马斯(薇奥拉)转身看见威尔坐了另一条船在后面赶上来。她从上衣里拿出一封信,高高举起——

托马斯(薇奥拉,喊着):这是给你的回信。

外景,河上,薇奥拉乘坐的小船,夜晚。

威尔爬上薇奥拉的这条船,打开信封。信的内容使他极度痛苦。他颓然跌坐在船尾薇奥拉身旁的座位上。

威尔:唉,托马斯!她让我肝肠寸断!我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命,完全垮掉了,我现在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船夫:这是那位作家吗?

威尔(恶狠狠地转向船夫):划你的船吧。

外景,河上,薇奥拉乘坐的小船,夜晚。

威尔转向薇奥拉。他们之间开始了一场隐密的对话,尽管这里并非隐密的环境。船夫近在咫尺,但他们毫不理会。

威尔:她让我走开。她说她要嫁给韦塞克斯勋爵了。我该怎么办?

托马斯(薇奥拉):你如果真地爱她,你就应该照她说的去做。

威尔:把她和我的心一起打碎?

托马斯(薇奥拉):你所能知道的只是自己的心。

威尔:她是爱我的,托马斯!

托马斯(薇奥拉):她这样说了吗?

威尔:没有。但她的墨水和泪水流在一起,就告诉了我这点。她把这信交给你的是不是流着泪的?

托马斯(薇奥拉):我……这信是我姑妈交给我的。

威尔:你姑妈?

托马斯(薇奥拉,赶紧接话):是的,是我姑妈。不过,也许她是哭着交给她的。威尔,请您说说您对她的爱是怎样的。

威尔:既像是病恹恹的,同时又像是精神特别焕发。

托马斯(薇奥拉):是的,既像雨又像晴,既像冷又像热。(赶紧控制住自己)您的心上人一定很美吧?自从我打乡下来到这里,我还没有很近地看过她呢。您说她是不是很美?

威尔:噢,她那双眼睛的美丽简直无法形容!我注定只能仰视她的眼睛而自惭形秽(直视着薇奥拉的眼睛。她抓住了他的目光,但他并没有闪开)。

托马斯(薇奥拉):那么她的嘴唇呢?

威尔:啊,托马斯,她的嘴唇!如果花儿懂得嫉妒,清晨的玫瑰看见她的嘴唇也会立刻枯萎凋零!

托马斯(薇奥拉):那她的声音呢?是像云雀的歌唱吗?

威尔:要更深沉,更柔和。那些叽叽喳喳的云雀怎能和她相比。就是夜莺,我也会从她的花园里赶走,免得打断她的歌声。

托马斯(薇奥拉):她还会唱歌吗?

威尔:当然。毫无疑问。她还会弹奏古琴。她有天生的好嗓音。还有她那乳房——我说过她的乳房了吗?

托马斯(薇奥拉,眼睛里闪过一丝羞涩):她的乳房怎样?

威尔:噢,托马斯,那是一对丰满的果子!那么圆润,那么稀罕,就像一对金苹果!

托马斯(薇奥拉):我想这位小姐把您的爱情拒之门外是明智的。要是她的容貌和声音不过就像我这样,她有什么值得那么去亲近呢?再说,一个命定要嫁到富贵人家去的小姐,怎能同河岸大街的诗人、戏子恋爱呢?

威尔(热烈地):啊,天哪!爱情是不问身份和职业的!就是在一位王后和扮演国王的流浪汉之间也会爆出爱情的火花,对于这样的爱情我们必须尊重,因为爱情一旦遭到摒弃,就会伤害上帝赐给我们的灵魂。所以,请转告你家小姐,威廉·莎士比亚要在花园里等候她的来临!

托马斯(薇奥拉):那位韦塞克斯勋爵会怎样呢?

威尔:为了一个吻,我甘愿对抗一千个勋爵!

小船靠到了德·雷赛布家的码头,船在岸边撞了一下,使得托马斯跌倒在威尔的怀里。他赶紧搂住她的肩膀。他的话本已使薇奥拉险些吐露真情,身体这样紧密接触使她更加无法自持。她在他嘴上吻了一下,然后跳上岸去。

薇奥拉:啊,威尔!

她抛给船夫一枚金币,返身向房屋跑去。

船夫:谢谢小姐!

威尔(惊愕地):小姐?

船夫:薇奥拉·德·雷塞布小姐。我从她这么大时就认得她。我不会哄弄一个孩子的。

威尔弃船上岸。

船夫(伸手在他的座位下面摸索):请您不要见笑,我也随手写下了一些东西呢。(从座位下取出一叠回忆录的手稿)看看这个,费不了您多少功夫。我想您一定认识不少书商吧……

但这时威尔已经走了。

外景,德·雷赛布家花园,夜晚。

威尔越墙跳进花园,不顾一切地向薇奥拉房间的阳台攀去。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威尔从窗子进入室内,正好这时薇奥拉打开房门进来。两人隔着整个房间互相凝视。

威尔:你会爱上一个傻瓜吗?

薇奥拉:你会爱上一个戏子吗?

两人跑到一起,热烈拥吻。

威尔(猛地退开):等一下!你还是一个少女,也许你会认错人,就像我曾认错托马斯·肯特那样。

薇奥拉:你只须回答我:你是不是威廉·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

威尔:是的。

薇奥拉:那就再来吻我吧,我没有认错。

他们又跑到一起,热烈地拥吻。薇奥拉抓扯着他的衣服,他也抓扯她的衣服。

薇奥拉(继续):我不知道男人的衣服怎么脱。

威尔:我也不会弄你的衣服。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卧室门外,夜晚。

奶妈来到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当她听到两个人压低的说话声时,脸上现出大吃一惊的表情。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威尔半裸着身体。薇奥拉只剩下衬裙和背心。然后衬裙也脱了下来,威尔把它甩在一旁。他把她的背心脱掉,吃惊地发现她的胸部用带子紧紧地束住。他找到头,把带子绕开,露出她的身体。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卧室门外,夜晚。

奶妈拖过一张摇椅,放在卧室门前,拿定主意,坐在这椅子上充当守卫。不多一会儿,薇奥拉的床发出了均匀的吱嘎声。奶妈气呼呼地猛扇她那把小绸扇。她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这时,一个女仆在门外的走廊上一路打扫着向这边走近。她似乎觉察到了那吱嘎声,停下来静听。奶妈赶紧随着室内传出的声音摇动自己的摇椅。女仆注视着奶妈。奶妈也注视着女仆。

奶妈: 打扫吧, 打扫吧。

内景, 德·雷赛布宅邸, 薇奥拉的卧室, 夜晚。

威尔和薇奥拉做过爱, 相拥着躺在床上。

薇奥拉: 我没想到是这样。这甚至比演戏更快乐。

威尔: 是的。

薇奥拉: 即便是你的戏。

威尔(皱了皱眉): 。

薇奥拉: 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呢。

威尔: 也许比我的第一次要好得多(再次亲吻她)。

外景, 德·雷赛布宅邸, 黎明。

天已放亮。太阳用多情的彩带给飘浮的云朵镶上金色的花边。

内景, 德·雷赛布宅邸, 薇奥拉卧室门外, 黎明。

奶妈在摇椅上睡得正酣。

内景, 德·雷赛布宅邸, 薇奥拉的卧室, 黎明。

远处传来雄鸡的喔喔声。薇奥拉和威尔相拥着睡在床上。薇奥拉睡眠惺忪地惊醒。她完全醒来, 呼唤着他的名字, 他亲吻她。

薇奥拉: 威尔……

威尔开始起床。

薇奥拉(继续): 你现在就要走吗?

威尔: 我该走了。瞧, 窗户已经发白了。

薇奥拉(把他拉住): 那是月光!

威尔: 不, 是鸡叫把我惊醒的。

薇奥拉: 那是一只猫头鹰——到床上来。

她渐渐占了优势。她亲吻着他, 并拉起被单把两个人裹住。

威尔(让步地): 好, 让亨斯洛等着去吧。

薇奥拉(突然怔住, 把他推开): 亨斯洛先生?

威尔(坚持地): 让他和他的剧本见鬼去吧!

薇奥拉: ——不, 不!

威尔(吻她): 还有时间, 天还黑着哪。

薇奥拉: 天已经大亮了! (又传来远处的鸡啼声) 鸡都在叫了!

威尔: 那是猫头鹰。相信我, 爱人, 那是猫头鹰。

他热烈亲吻她,并再次想要做爱。薇奥拉猛地一推,把他推到了地上。她坐起身来,把睡袍穿上。

薇奥拉:你要让我们这么些演员今天没戏可排吗?!

这时有人敲门。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卧室外的走廊和卧室内,黎明。

奶妈在外面敲门。薇奥拉走近门旁。

奶妈:小姐,全家人都要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经过欢乐的一夜,薇奥拉的面容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薇奥拉:一个新的世界开始了!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镜头切入到排演正在进行的场景。我们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次接吻(第一幕第五场)①。内德·艾莱恩指导排练,威尔在旁观看。他容光焕发——他的人生变得无比完美了。

薇奥拉(扮罗密欧):“圣徒们就没有嘴唇吗,朝圣者们不也一样?”

萨姆(扮朱丽叶):“唉,朝圣的僧人,嘴唇是要祷告神明的。”

薇奥拉(扮罗密欧):“那么,亲爱的圣徒,让我把手的工作交给嘴唇:它们祷告,上帝保佑,别让虔诚变成绝望。”

这时威尔的目光恰好与她相遇。她向他投来隐秘的亲的一瞥。

萨姆(扮朱丽叶):“你的祷告已蒙神明允准。”

薇奥拉一走神间没能接上尾白。

萨姆(提示她):该你的啦。

艾莱恩(怒吼起来):这些笨蛋!

薇奥拉抱歉地接上她的台词。

薇奥拉(扮罗密欧):“神明,请容我把殊恩受领。”

薇奥拉作为罗密欧亲吻萨姆,吻得非常矜持,但对威尔来说却远远不够矜持,他不由自主地身体向前一冲。

薇奥拉(扮罗密欧):“这一吻涤清了我的罪孽。”

① 即在凯普莱特家举行假面舞会的一场。帕斯捷尔纳克的俄译本此处处在罗密欧名下有一舞台说明:“他扮做僧侣的模样”。——译者

萨姆(扮朱丽叶):“你的罪却沾上我的唇间。”

薇奥拉(扮罗密欧):“啊,我的唇间的罪?感谢你精心的指摘!让我把它收回去吧。”

薇奥拉再次亲吻萨姆。威尔更加猛烈地向前一冲,结果竟踉跄地冲到了台上。大家惊愕地注视着他的举动。

威尔:是,不,这样不完全对,让我做给你看。(念朱丽叶台词)“你的罪却沾上我的唇间。”

薇奥拉(扮罗密欧):“啊,我的唇间的罪?感谢你精心的指摘!让我把它收回去吧。”

薇奥拉亲吻威尔。在短短一瞬间,他们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薇奥拉的嘴唇离开时,威尔的嘴唇再次迎了上去。

薇奥拉(扮罗密欧,继续):“你可以亲一下《圣经》。”

艾莱恩(对威尔,不无讥讽地):威尔!多亏有你在这儿!何不交给我来写你后面的剧本,让你在这里……

威尔(抱歉地,退回到台边):是,是,请继续排练。现在该奶妈上场了。拉尔夫在哪儿?

拉尔夫早已做好准备等在那里。

拉尔夫(扮奶妈):“小姐,你妈要跟你说话”。

薇奥拉(扮罗密欧):“谁是她的母亲?”

拉尔夫(扮奶妈):“小官人,她的母亲就是这儿府上的太太……”

威尔退到后台。

内景,玫瑰剧院,后台,白天。

现在他来到幕后。

拉尔夫(扮奶妈,画外音):“她是个好太太,又聪明,又贤德;我替她抚养她的女儿,就是刚才跟您说话的那个……”

在拉尔夫念这几行台词(这时仍在继续)的时候,威尔站在幕后的暗处,独自一人,心潮激荡。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拉尔夫(扮奶妈):“告诉您吧,谁要是娶了她去,(做了一个代表钱的手势)才发财。”

薇奥拉(扮罗密欧):“她是凯普莱特家的人?噢哟!我的生死现在操在

我的仇人手里了!”

诺尔扮做班伏里奥,夹在一伙人中间,举着一只高脚杯,摇摇晃晃地上场。

诺尔(扮班伏里奥,对罗密欧):“去吧,跳舞快要完啦。”

薇奥拉准备下场,用手抓住幕布的边缘。

内景,玫瑰剧院,侧幕后,白天。

威尔亲吻薇奥拉的手。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薇奥拉(扮罗密欧):“是的,我只怕盛筵易散,良宵难逢。”

内景,玫瑰剧院,侧幕后,白天。

薇奥拉穿过侧幕出来。威尔和薇奥拉接吻。这是很冒险的,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只是后台侧面被遮住的一点点空间。

萨姆(扮朱丽叶,画外音):“过来,奶妈。那边的那位绅士是谁?”

薇奥拉(对威尔):“啊,要是夜晚该多好!”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拉尔夫(扮奶妈):“我不认识。”

萨姆(扮朱丽叶):“去问他叫什么名字。——要是他已经结过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

内景,玫瑰剧院,侧幕后,白天。

朱丽叶的这句台词恰恰击中威尔的痛处。他抽身欲走。

薇奥拉:噢,别走。

威尔:我该走了。我该走了……

内景,玫瑰剧院,后台,白天。

威尔匆匆爬上楼梯,朝他那小小的工作间跑去,这时可以听到,舞台上的排练还在继续着。

拉尔夫(扮奶妈,画外音):“他的名字叫罗密欧,是蒙太古家里的人,咱们仇家的独子。”

艾莱恩(坐在观众席中大喊,画外音):真糟糕!

内景,玫瑰剧院,编剧工作室,白天。

威尔来到剧院顶层他的小小工作室里。他独脚在原地旋转一圈,双手紧搓笔杆,朝地上吐了口唾沫。他的手稿杂乱地摊在桌子上。

我们看到他刚刚写好的几行台词。

插入镜头：“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薇奥拉的旁白声在朗诵这段台词：

薇奥拉(旁白)：“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傍晚。

薇奥拉(读台词)：“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她因为她的女弟子比她美得多，已经气得面色惨白了……”

薇奥拉坐在床上，读着手稿上的台词。威尔在她身边，与她一起诵读。

薇奥拉(继续)：啊，威尔！

威尔：嗯，有些东西是可以说得出口的。

薇奥拉的话被威尔接二连三的亲吻打断。这时，威尔正在轻咬着她的脖颈和肩膀，她用稿子抽了他一下，让他抬起头来。

薇奥拉(继续诵读)：“那是我的意中人；啊！那是我的爱；唉，但愿她知道我在爱着她！”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薇奥拉继续念着这段独白，与上面的话紧紧相接，不过这时已经是在排练场上，她上方的阳台上萨姆扮演的朱丽叶发出轻轻的叹息。

薇奥拉(扮罗密欧)：“她脸上的光辉会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的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以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瞧！她用纤手托住了脸，那姿态是多么美妙！啊，但愿我是一只手上的手套，好让我亲一亲她脸上的香泽！”

萨姆(扮朱丽叶)：“唉！”

薇奥拉(扮罗密欧)：“她说话了。啊！再说下去吧，光明的天使！”

现在场景越出了真实的时空，在舞台和薇奥拉的卧室间交叉展开——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傍晚。

威尔(在薇奥拉连连的亲吻中继续读着)：“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萨姆(扮朱丽叶)：“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

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

薇奥拉(扮罗密欧):“我还是继续听下去呢,还是现在就对她说话?”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威尔和薇奥拉拥坐在床上。

威尔:“你是什么人,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地偷听人家的话?”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夜晚。

天已经很晚了,排练在火炬照耀下继续进行着。

薇奥拉(扮罗密欧):“我没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敬爱的神明,我痛恨我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你的仇敌。”

我们看见一群不上场的演员被这场面所吸引,纷纷围拢来观看。芬尼曼坐在那里早已欣喜欲狂。显然,这出戏一定不同寻常。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威尔半裸着身子,在地上来回踱步,为床上的薇奥拉接读朱丽叶的台词。

威尔:“花园的墙这么高,是不容易爬上来的;要是我家里的人瞧见你在这儿,他们一定不让你活命。”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夜晚。

薇奥拉(扮罗密欧):“唉,你的眼睛比他们20柄刀剑还厉害!只要你用温柔的眼光看着我,他们就不能伤害我的身体。”

萨姆(扮朱丽叶):“我怎么也不愿让他们瞧见你在这儿。”

薇奥拉(扮罗密欧):“朦胧的夜色可以替我遮过他们的眼睛。只要你爱我,就让他们瞧见我吧。”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威尔和薇奥拉已不在床上,但都没穿什么衣服。他们仍继续对着台词。

威尔:“晚安,晚安!但愿恬静的安息同样降临到你我两人的心头!啊,你就这样离我而去,不给我一点满足吗?”

薇奥拉:那是我的词儿!

威尔:噢,不过那也是我的呀!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夜晚。

薇奥拉(扮罗密欧):“啊,你就这样离我而去,不给我一点满足吗?”

萨姆(扮朱丽叶):“你今夜还要什么满足呢?”

薇奥拉(扮罗密欧):“你还没有把你的爱情的忠实的盟誓跟我交换。”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威尔和薇奥拉又回到床上,互相亲吻并做爱。

威尔:“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渺,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

薇奥拉与威尔(两人一起继续念出这段独白):“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

奶妈在门外敲门并呼唤。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萨姆(扮朱丽叶):“我听见里面有人在叫:亲爱的,再会吧!”

扮演奶妈的拉尔夫在后台呼唤着“朱丽叶!”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薇奥拉(向门外的奶妈喊道):就来了,好奶妈!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卧室门外,夜晚。

奶妈把耳朵附在门上谛听。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萨姆(扮朱丽叶):“就来了,好奶妈!——亲爱的蒙太古,愿你不要负心。”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威尔:“再等一会儿,我就会来的。”

薇奥拉听出了他这句话的猥亵意思,嬉笑着抽了他一下。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白天。

萨姆(扮朱丽叶):“再等一会儿,我就会来的。”

萨姆离开阳台,走进侧幕。

薇奥拉(扮罗密欧):“幸福的,幸福的夜啊!”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已是夜深。他们刚刚做过了爱。忽然一切都异常地平静下来。

薇奥拉(几乎是自言自语地):“我怕我只是在晚上做了一个梦,这样美满的事不会是真实的。”

内景,玫瑰剧院,后台,白天。

台上排练仍在继续。在后台,内德·艾莱恩正向楼梯走去。他从拉尔夫身边走过。拉尔夫(奶妈)在“朱丽叶的闺房”这场戏里有两句幕后的台词。

萨姆(扮朱丽叶,画外音):“我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我

的主人,跟随你到天涯海角。”

拉尔夫(扮奶妈):“小姐!”

萨姆(扮朱丽叶,画外音):“就来——可是你要是没有诚意,那么我请求你——”

拉尔夫(扮奶妈):“小姐!”

萨姆(扮朱丽叶,画外音):“停止你的求爱,让我一个人独自伤心吧。一千次的晚安!”

萨姆穿过侧幕下场(也就是来到我们面前)。

萨姆(对内德):我穿着这身服装简直没法动弹,而且臃肿得像一只猪!穿上这身服装就没有脖子啦!(这时听到台上罗密欧的尾白)噢,又该上场了!她说要走了,可又不走……

内景,玫瑰剧院,编剧工作室,白天。

内德走上楼来。威尔正在写作。彼得也在这里,手中拿着威尔已经写好的几页台词,等他写完下一页。彼得翻阅手中的台词。威尔见内德进来,把一页台词交给彼得。

威尔(对彼得):怎么样?

彼得(耸耸肩):很好。

威尔脸上的表情似乎是说:那就是说,还行!彼得离去,把地方让给内德。威尔抖擞精神,准备应对。

威尔:内德,我知道,知道。

艾莱恩:那就好。

威尔:。

艾莱恩:剧名不行。

威尔:噢。

艾莱恩:应该叫《罗密欧与朱丽叶》,仅仅供你考虑。

威尔:谢谢你,内德。

整个这段对话充满讥讽的意味,就像两个老伙伴之间那样。内德敷衍地点点头,转身下楼。

威尔(继续):你真够朋友。

艾莱恩:你可是个滑头鬼。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彼得向演员们分发写好台词的稿纸。亨斯洛坐在观众席里。亨斯洛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会耍把戏的小狗,它一刻不停地翻着筋斗。彼得分发台词经过它面前时,不禁摇了摇头。

亨斯洛(怀疑地):你是说,根本用不着狗?

芬尼曼如今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戏迷,听见亨斯洛谈话,向他发出嘘声并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彼得(对亨斯洛):神父为他们秘密举行了婚礼,后来内德同凯普莱特家的一个人发生了斗殴,罗密欧试图劝阻,他拉住了内德,就是说,他拉住了茂丘西奥,结果茂丘西奥被提伯尔特杀死,罗密欧又杀死了提伯尔特。后来亲王决定把罗密欧逐出维洛那。

亨斯洛(大大松了口气):后来就该是他出去航海,船只失事,漂流到海盗王的小岛上。

芬尼曼再也听不下去,咆哮起来。他把小狗踢开,向亨斯洛怒吼——

芬尼曼:闭上你的臭嘴!给我滚出去!(转身向台上惊呆了的演员们)万分抱歉!

萨姆(扮朱丽叶):“晚安!晚安!离别是这样甜蜜的凄清,我真要向你道晚安直到天明!”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早晨

阳光唤醒这对酣睡中的情人。这是一个礼拜日的早晨。传来教堂的钟声。薇奥拉猛地惊醒。好像有一件事令她烦恼,但又想不起是什么事。威尔尽力慰解。

威尔: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天。(把她拉回到枕头上)我在睡梦中想到了一点,神父既然操持了他们的婚礼,就会对他们的命运负责到底。

薇奥拉:噢,那么这段爱情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了?

威尔:也许在天堂里吧。要知道我现在写的不是一出喜剧。有一条鸿沟把我的这对情人隔开——家世、身份、命运,这一切是无法改变的。

薇奥拉(醒悟地):是啊,这不是生活,威尔。这只是一时的偷欢。

忽然从楼下传来一阵喧嚷——有一个人在大声吼叫。

韦塞克斯(画外音):还没有准备停当?她在什么地方?

妈妈(画外音):请您耐心些,先生,她正在打扮。

韦塞克斯(画外音):你能要求女王陛下耐心些吗?!

薇奥拉终于想起来了。她猛地跳起并发出一声惊呼。

薇奥拉: 礼拜天! 格林尼治!

内景, 德·雷赛布宅邸, 薇奥拉卧室门外, 早晨。

奶妈挡在楼梯口不让韦塞克斯上来。

韦塞克斯: 奶妈, 请你仔细听好。女王陛下, 我们无限荣光的君主, 上帝选定的帝王, 光焰普照的主宰, 今天要去格林威治, 并且准备在晚间庆典时赐幸我选定的妻子, 如果我们不能在开宴前赶到, 那老家伙是不会饶恕的。所以你马上给我到小姐的闺房, 不管她打扮好还是没有打扮好, 死活把她给我弄出来。

内景, 德·雷赛布宅邸, 薇奥拉的卧室, 早晨。

薇奥拉已经穿好衣服, 正在穿鞋。威尔只穿着内衣, 站在那里争辩。

威尔: 你不能去! 就是女王亲自请你, 也不能去!

薇奥拉: 那么你要我怎么办? 嫁给你吗?

威尔(无言以对地): 做一个穷戏子的老婆? ——我能指望薇奥拉小姐这样做吗? 除非在我的梦里。但要是我, 我还是希望能够光明正大地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行事。

薇奥拉(尖刻地): 在黑夜里, 你已经按照你的愿望自由够了。如果你的话已经说完了, 那我现在该动身去格林威治了。

威尔: 那就让我陪你去。

薇奥拉: 你不能去, 韦塞克斯会杀了你的。

威尔: 我知道怎样斗剑!

薇奥拉(一边整理头发, 一边说): 那是舞台上的斗法。(转过来面对威尔) 唉, 威尔! 作为托马斯·肯特, 我的心是完全属于你的, 但是作为薇奥拉, 我们之间真的是隔着一条鸿沟。下下个星期, 我就要嫁给韦塞克斯了。

内景, 德·雷赛布宅邸, 薇奥拉卧室门外/ 楼下大厅, 早晨。

韦塞克斯还在那里大发脾气。

韦塞克斯(怒吼着): 老天在上, 我非把她拉下楼来不可, 凭了女王陛下的旨意……

他忽然哑住, 因为这时薇奥拉的房门打开, 她出现在楼梯顶端。

薇奥拉: 早安, 先生!

韦塞克斯(被她的光彩镇住): 啊! 我的小姐! 时光是不等人的, 但我敢

肯定,为了你这样的美人儿,它也会停住脚步!

薇奥拉缓步走下楼梯。威尔跟在她身后,此时他身穿长裙,头戴软帽,连说话也带上了村妇的口音。

威尔:我们终于收拾停当了,先生!

韦塞克斯(吓了一跳):你准备带上你的洗衣妇吗?

威尔:我是她的伴当,乡下的表姐。(走近,行屈膝礼)噢,您真是像她说的那么漂亮文雅!您可以叫我威廉明娜。

韦塞克斯:不大可能有这种必要吧……

威尔:噢,先生,您可打发不走我,她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我,您的事让我想走也走不开!

外景,格林尼治宫,夜晚。

五彩缤纷的焰火在格林威治的夜空中怒放,这座皇家宫苑此时贵客云集。

外景,格林威治宫,露台,夜晚。

按照皇家举行这类宴会的惯例,客人们随意走动、闲谈,互相颌首致意,举止高雅,文质彬彬。伊丽莎白女王驾到时是一个高潮,这时她穿过人群,偶尔赐幸某人,说上一两句话,走到她的座位,那里就成为整个集会的中心。然后御前侍从把极少数幸运者逐一引荐到女王面前,做简短的谒见。薇奥拉和韦塞克斯不时向认识他们的、向他们致意的人行屈膝礼和颌首礼。威尔紧随在后,也频频颌首,薇奥拉不得不用臂肘捅捅他,示意他改行屈膝礼。这时,女王的御前侍从走过来拉了拉韦塞克斯的袖子。

韦塞克斯(对御前侍从):现在?

御前侍从:现在。

韦塞克斯(对薇奥拉):女王要召见你了,小心答话。

御前侍从引领薇奥拉穿过人群。威尔本想跟随,但被韦塞克斯抓住了胳膊。

韦塞克斯:是有一个男人吗?

威尔:什么男人,先生?

韦塞克斯(不耐烦地):有一个男人,一个诗人——写戏的,我听说——常到她家里来?

威尔:写戏的诗人?

韦塞克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靠写字混饭吃的穷光蛋,说是叫马洛,克里斯托弗·马洛,他到小姐家里来过吗?

威尔:马洛?噢,有那么一个,穿一件花花绿绿的背心,老爱卖弄几句文词儿。

韦塞克斯(恶狠狠地):就是那个狗东西!

女王的侧面镜头。御前侍从引荐了薇奥拉。薇奥拉行屈膝礼,并保持着这种姿势。

薇奥拉:陛下。

女王:站起来吧,姑娘。

薇奥拉直起身来。女王上下打量着她。

女王(继续):我见过你。只要有戏剧演出,你是每场必到的,不管是在“白厅”,还是在里士满。

薇奥拉(表示承认):陛下。

女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戏?

薇奥拉:陛下……

女王:回答我的话!我知道我是谁。你喜欢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还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

薇奥拉:我喜爱戏剧。由真人把各种故事搬演出来给我看,那真是……

女王(打断她的话):不是演给你看,是演给我看。

薇奥拉哑口无语,满脸羞惭。

威尔的侧面镜头。他在注意观看和倾听。他从未这么靠近地看见过女王,此时不禁有些出神。

女王(继续):还有呢?

薇奥拉:我爱诗歌胜过一切。

女王:胜过爱韦塞克斯勋爵?

她从薇奥拉的肩头上望过去,薇奥拉意识到韦塞克斯这时已经来到她的身后。韦塞克斯深深鞠躬。

女王(继续,对韦塞克斯):我的勋爵先生,你什么时候要是找不到你的妻子,最好就到剧场里去找。(女王的打趣引得侍臣们吃吃窃笑)不过戏剧家并不能使你懂得爱情,他们把它描写得很有趣,描写得很滑稽,或是描写得很淫秽。但是却写不出真正的爱情。

薇奥拉(脱口而出):能写出的!

此时的她有些忘乎所以。侍臣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女王认真地打量着她。韦塞克斯一脸的愠怒。威尔则深受感动。

薇奥拉(继续):陛下,我是说,他们写不出,他们还没能写出,但是我相信有人一定能……

韦塞克斯:薇奥拉小姐阅世浅薄,陛下英明。自然和真实本就是戏剧的大敌。我敢以我的财产打赌。

女王:我还以为,你所以到这里来,就是因为你一无所有哩。

又是一阵窃笑声。韦塞克斯强压怒火。

女王(继续,仿佛是给他的一个台阶儿):哼,看来没人愿意跟你打这个赌。

威尔:赌 50 金镑!

一片惊愕。只有伊丽莎白女王反倒来了兴致。

女王:50 金镑! 一个好题目,一个好赌注。一出戏能不能给我们表现出真实的和真正的爱情?好了,这场打赌由我来做见证人,有什么情况由我来裁决。(这一席话引起一片欢呼。她敛起裙裾,站起身来)我还没见过哪出戏做到了这点呢。(起身离去,众人一齐后退深深鞠躬)有了薇奥拉小姐给我们带来的兴奋,连这焰火也显得黯然失色了。(这时她正好经过躬着身的韦塞克斯面前,以亲 的语气对他说)你就娶她好了,不过你可是一个大傻瓜。自我上次看见她以后,她已经尝过了禁果,但不是跟你。只有一个女人才能看出这点。

女王缓步离去,韦塞克斯直起身来,我们看到他的脸色:如梦初醒,怒不可遏。

韦塞克斯(自言自语):马洛!

内景,伯比奇的住所,门厅,白天。

克里斯托弗·马洛走进来,把门甩上。在他头顶上方,天花板随着做爱的节奏轧轧作响。他手中拿着一叠手稿,径自走向楼梯。

马洛:伯比奇(响声停住)!

伯比奇(画外音):谁?

内景,伯比奇的住所,楼梯,白天。

马洛(走上楼梯):是我,马洛。

伯比奇(画外音):基特!

内景,伯比奇的住所,卧室,白天。

床上,罗瑟琳正骑在伯比奇身上,马洛走进来,对这一幕全然不加理会。

马洛:你今天下午还要演我的“浮士德”呢。别干得太辛苦了。

罗瑟琳(热情正高):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我们还要在这儿的。

伯比奇:你有事吗,基特?

马洛:我的《巴黎大屠杀》完工了。

伯比奇:你把最后一幕写完了?

马洛:你有钱吗?

伯比奇:明天。

马洛(转身要走):那你就明天再拿这稿子吧。

伯比奇:等一下!(对罗瑟琳)你停一下!

马洛:给20镑,现在就交给你。

伯比奇:你我之间钱算得了什么。再说,如果我急需剧本,我还另有一桩指望,莎士比亚正在给我写一出喜剧呢。

马洛:罗密欧?——他已经给了亨斯洛。

伯比奇:绝不可能!

马洛:好了,我该去德特福德了。向你致意,罗瑟琳小姐。

伯比奇:我给了莎士比亚两个金镑,定下了他的罗密欧!

马洛(向外走去):不错。可是内德·艾莱恩和海军上将供奉剧团正在玫瑰剧院排演哪。

伯比奇:背信弃义!

伯比奇猛地从床上跳起,把罗瑟琳翻到了地上。蛇形玻璃手镯从她手腕上甩脱,在地上碰碎,掉出了那张纸条。伯比奇捡起纸条一看,不禁大怒:原来上面是威尔·莎士比亚的签名。

伯比奇(继续):叛徒,窃贼!

外景,街道,白天。

伯比奇率领一群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壮汉劈开人群疾走,个个满面怒容。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台面/下空间,白天。

排练已经进行到第三幕第一场。内德·艾莱恩扮茂丘西奥和诺尔扮班伏

里奥, 另有两个蒙古家的仆人正在台上, 这时凯普莱特家的四个人大摇大摆地出场, 为首的是詹姆斯·赫明扮的提伯尔特。

诺尔(扮班伏里奥):“ 喂哟! 凯普莱特家里的人来了。”

艾莱恩(扮茂丘西奥):“ 啊唷! 我不在乎。”

詹姆斯·赫明(扮提伯尔特):“ 你们跟着我不要走开, 等我走向他们说话。(语气夸张地向茂丘西奥) 两位晚安! 我要跟你们中间无论哪一位说句话儿。”

艾莱恩(离开角色): 你就打算这样演法?

没等赫明嗫嚅地说出答话, 艾莱恩接读台词。

艾莱恩(扮茂丘西奥):“ 您只要跟我们两人中间的一个人讲一句话吗? 再来点别的吧。要是您愿意在一句以外, 再跟我们较量一两手……”

这时忽然又有 6 个人和一只狗冲上舞台, 准备开打。原来是伯比奇率领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人为了捍卫伯比奇的荣誉前来兴师问罪, 他们手持刀剑、棍棒, 还有一桶喂猪的泔水。

伯比奇: 那个胆敢把笔伸进别人墨水瓶的下流胚文人在哪儿?

威尔(此时已跳上舞台): 这伙人要干什么?!

伯比奇并不答话, 一剑向威尔砍来, 威尔闪过这一击, 从身旁一个演员手中抓过一根棍子, 尽力抵挡伯比奇的攻击。他一棍向伯比奇挥去, 而此时一个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人则向他挥过来, 托马斯失声大叫, 另有一人砍中舞台上的拉绳, 顶棚上悬挂的种种饰物帘幕纷纷落下。顷刻之间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人和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人混战成了一团, 个个施展一向训练有素的功夫, 有的操棍棒, 有的用拳脚, 只差没有拔剑出鞘。小狗克来勃汪汪叫着, 撕咬它够得着的任何人的裤腿。亨斯洛坐在台下, 一时弄不清怎么回事, 赶紧在那里核对台词本子。芬尼曼更加懵懵懂懂, 看得出神。

芬尼曼(对亨斯洛): 棒极了, 棒极了! 还有一只狗!

但是亨斯洛很快弄清, 那几个演员根本不是他的演员, 也与这场戏毫无关系。他顿时陷入恐慌, 不过他的心思主要是害怕砸坏他的东西。身材高大的拉尔夫挥舞着两只没有点火的火炬, 将其中一只击向敌手的后背, 火炬立刻砸得稀烂, 亨斯洛朝着拉尔夫大喊:

亨斯洛: 别动我的道具!

薇奥拉也出手不凡, 一棍扫倒一个敌手, 又回手挡开了别人朝威尔挥来

的一击。

薇奥拉: 威尔! 这是怎么回事?

威尔: 同行是冤家, 常有的事。

忽然, 他头上挨了一击, 跌落台下, 连带地把薇奥拉也拉了下来。在台下面有一个黑洞洞的空间(俗称窟窿), 威尔把薇奥拉一把推进去。

威尔(继续): 藏在里边别动!

威尔重又回到台上, 此时台上的火爆场面足以抵得上《三个火枪手》外加《侠盗罗宾汉》同台上演, 其中尤以扮做朱丽叶的萨姆·戈斯最为骁勇善战。台上堆放着一大垛供高级座位使用的坐垫, 不知是谁把这垛东西打翻, 于是艾莱恩和另外几人就抄起坐垫当做盾牌。不消一刻功夫, 坐垫就被打烂, 弄得到处飞满羽毛。台面上的活板门打开, 薇奥拉从下面探出头来, 向四周张望, 只见许多条腿转来转去, 无数的羽毛在空中飞舞, 一只靴子从她的头旁边经过, 把她的发套踢得歪向一边。她害怕发套被卷走, 赶紧缩回头去, 却没有盖住那块活板, 恰好叫威尔从那里掉了下来。

内景, 玫瑰剧院, 台面下的空间, 白天。

威尔: 我昨晚做梦梦见一场沉船事故, 你漂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

两人拥吻。在这一刻, 他们仿佛远离了周围的一切。

内景, 玫瑰剧院, 台下, 白天。

舞台上混战正酣。芬尼曼独自坐在台下, 看得入神, 心想这是他有生以来看过的最壮观的场面。亨斯洛跑来跑去, 极力想挽救他那些被人当作武器的道具。一棵要在罗密欧戏里使用的道具树, 忽然被人拿起。亨斯洛大喊。

亨斯洛: 那是阳台一场戏里要用的!

芬尼曼看着这些, 此时远处传来铃声。他四顾张望, 终于发现, 这些人中间有好多生面孔。道具树轰地砸在拉尔夫头上。芬尼曼望着亨斯洛。

亨斯洛(继续, 绝望地): 我可怜的玫瑰啊!

他颓然跌坐在一条破板凳上。芬尼曼走到他面前, 从他口袋里拿出台词本, 查对一下他现在刚刚猜到的事情: 这个场面是剧本里根本没有的。

芬尼曼(大惊失色地): 我的资金全都泡汤了! 兰伯特!!!

兰伯特在这整个过程中始终在安然酣睡, 但此时听到主人的呼唤立刻醒来。

芬尼曼(继续, 指着台上的混战场面): 给我报仇!

亨斯洛(力图阻止):我可不想再惹更大的麻烦,芬尼曼先生。我早就跟您说过,干我们剧院这行生意……

芬尼曼:亨斯洛,你纯粹是块废物,在我这一行里要是只有你那一点点胆子,我早就完蛋啦,你别跟我说你那一行……

说着,他举手朝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一个家伙给了结结实实的一拳,把那人打得滚下台去。兰伯特此时也三下五除二把其余敌手摆平。当然,在辨别敌我这个难题上,他得到了萨姆的及时指点。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一伙人狼狈逃离剧院,只剩下伯比奇一人孤军奋战,被芬尼曼逼到台口,一下子跌到台下,恰好坐在泔水桶上。哑场。内德忽然带头鼓起掌来。其他那些打斗得筋疲力尽的人们也在台上台下鼓起掌来。芬尼曼环顾全场,眉开眼笑地接受众人的掌声和叫好声,俨然成了头牌明星!

内景,妓院,夜晚。

大获全胜的演员们在芬尼曼的率领下涌进妓院,芬尼曼就是这处妓院的业主。此时妓院内早已挤满了妓女和嫖客,正在饮酒作乐。

芬尼曼(高喊):庆祝辉煌的胜利!有美酒和女人,请各位尽情享用,由我做东!啊,多么快乐的时光!(说着拉过一个浓妆艳抹的妓女)你这烂透的老油条,把你留给你自己用吧,我可不愿意让你把我的资本都染上梅毒!

托马斯(薇奥拉,满怀戒心地打量着周围。对威尔):这里是酒馆吗?

威尔:也可以算酒馆吧。

威尔把她安排在同伙人中间坐下,自己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一个漂亮的妓女立刻走过来坐在威尔膝上并亲吻他。

漂亮妓女:我记得你!你是那个诗人!

薇奥拉生气地把漂亮妓女从威尔怀里拉起来。

漂亮妓女(继续):一个一个地来嘛!

另一妓女(对薇奥拉):啊,这位可真标致!让我逗您高兴,您给我讲您的故事好吗?

托马斯(薇奥拉):噢,这,这,噢,这是下等场所!

威尔:是的,托马斯,不过它可是很高级的。来吧,喝点酒总不会有损的。

旁边立刻有人把酒杯递到他们手中。大家都拿着酒杯,只有拉尔夫除外。

拉尔夫(推开递过来的酒杯):我干活儿时从来不喝!

漂亮妓女转而盯上了萨姆。萨姆露出尴尬的表情。

漂亮妓女: 从来没尝过这滋味吗? 是不是? (说着拿手在他身上乱摸) 我看你已经行了, 萨姆!

芬尼曼(高举酒杯祝酒): 欢迎各位到我这最好的地方来! 为海军上将供奉剧团, 干杯!

大家一起干杯。薇奥拉也喝了。她打定了主意, 决定也享受一下。她举起酒杯祝酒。

托马斯(薇奥拉, 喊): 海军上将供奉剧团万岁!

威尔与她碰杯。威尔看到, 她的感情已经与这伙人融合在一起。

外景, 街道, 夜晚。

一个人在夜晚的街道上拼命奔跑着。他跑进一个广场, 然后朝玫瑰剧院方向跑去。

内景, 妓院, 夜晚。

这伙人中有一多半在放声唱着。诺尔和一个妓女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 他的裤子不知弄到哪里去了。个个都已喝了不少。

萨姆(对漂亮妓女): 我很喜欢。

薇奥拉眼睛兴奋地闪着光, 用手中的酒杯在桌子上打着拍子, 听四个演员充满醉意的小合唱。

芬尼曼(摇摇晃晃地走到薇奥拉面前): 肯特老弟! 你没尝尝 荤腥?

托马斯(薇奥拉, 迷惑不解地): 荤腥?

威尔(赶紧替她解围, 把话题岔开): 芬尼曼先生, 您这样热爱戏剧, 也应该在这出戏里担任一个角色。我要写上一个卖药人, 一个不大的角色, 但很重要。

芬尼曼(拥抱威尔): 老天爷, 我太感谢你了! 我就演你这个卖药人!

热情洋溢之下, 他又去拥抱下一个人, 这人却是滴酒未沾的拉尔夫。

芬尼曼(继续): 我也要在你们的戏里充一个角儿啦。

一妓女(问拉尔夫): 这出戏是讲什么的?

拉尔夫: 噢……有一个奶妈……

芬尼曼乐极忘形地高喊着让大家静下来, 然后高声宣布:

芬尼曼: 莎士比亚先生盛情邀我扮演卖药人这个角色啦!

亨斯洛: 卖药人? 威尔, 故事怎么发展? 沉船事故在哪儿? 喜剧的结尾

是什么？

威尔：说老实话，我自己也还不知道呢。

亨斯洛：天哪，威尔，你不知道，谁该知道？还是给咱们写出海盗、小丑，还有大团圆的结局，不然的话，就把你打发回老家找你老婆去！

一伙人个个兴高采烈，只有薇奥拉和威尔深感凄凉。威尔无奈地看了看她，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薇奥拉避过他的目光，跌跌撞撞地向门口跑去。此时彼得恰好从外面走进，泪流满面的薇奥拉与他擦身而过。威尔正要追出去，却被彼得一把抱住。这时我们看到彼得面色凝重，显出极度激动的样子。威尔起先还想挣脱，但被他紧紧抓住，因为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

彼得(高喊)：威尔！亨斯洛先生！各位！（大家静下来）。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最悲痛的日子！有人坐船从德特福德带来了噩耗。马洛死了。

所有人都被这消息惊呆了，发出一片惊愕声。

彼得(继续)：是被人刺死的！在德特福德一家酒馆里被人用刀刺死的！没有人比威尔受到的震动更沉重了。第二个打击比最初的一击更加沉重。他站在那儿完全惊呆了。

威尔：啊，我闯下了什么祸呀！

艾莱恩(站起来)：他是我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人。一颗巨星殒落了。

外景，妓院外，夜晚。

威尔跌跌撞撞地来到街上。

威尔：是我杀死了他！上帝饶恕我吧，饶恕我的罪过吧！

他猛然跌进一个臭水沟，一条溢满臭水和垃圾的深沟。他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

外景，教堂钟楼，夜晚。

教堂的钟楼朦胧地矗立在夜空中。

内景，教堂，夜晚。

威尔不知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教堂里空无一人，只有莎士比亚悲痛欲绝的孤独身影，他跪在幽暗的烛光下，祈祷，哭泣，敲打着自己的脑袋，数落着自己的罪孽，仰视着一幅幅纪念死者的画像和救世主的圣像。他浑身湿透，衣服上沾满泥污，头发里夹着草梗和树叶。

外景，德·雷赛布宅邸，白天。

阳光明媚的早晨。从教堂里传来悠扬的钟声。薇奥拉和奶妈骑马走近。

薇奥拉侧身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奶妈骑的则是一匹不那么漂亮的马，就像桑丘永远陪伴着堂吉诃德那样，紧随着薇奥拉。

韦塞克斯策马迎面而来。多么美好的一天！他快乐地哼唱着，显出一种因为听到好消息而兴奋不已的样子，见了薇奥拉，立刻高兴地向她致意。

韦塞克斯：我的小姐，你怎么一副悲伤的样子！让我陪你一起跑一跑吧。

薇奥拉：今天不是我练习马术的日子，先生。

韦塞克斯：天哪，你明明是骑在马上。

薇奥拉：我们要上教堂去。

韦塞克斯（立刻换成一副庄重的面孔）：我当然理解。这是可以料到的。

薇奥拉：我每礼拜天都是如此。

韦塞克斯：何况是一个哀悼的日子。我从来没跟那家伙打过交道，除了在你家里碰到过一次。

薇奥拉（莫名其妙）：哀悼？什么人去世了，先生？

韦塞克斯：啊，上帝仁慈，我可没想到这个消息要由我来告诉你。戏剧界的，也是舞会上的巨大损失。

薇奥拉几乎晕倒，奶妈赶紧趋前扶住。

薇奥拉（面色苍白）：他死了？

韦塞克斯（故作庄重，却又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昨晚被人杀死了，在一家酒馆里！好了，让我们去祈祷他的灵魂安息吧。

薇奥拉哑然失声，奶妈强压悲痛赶紧劝止。

奶妈：我的小姐，这个时候可愈加要显出你的教养呢。

内景，教堂，白天。

奶妈搀扶着薇奥拉走进教堂。薇奥拉紧张到了极点。奶妈扶她在一个座位上就坐，随后在她身旁坐下。

就在她们就坐的当儿，唱诗班唱着圣诗列队走出。坐在旁边一排的韦塞克斯满怀兴趣地看着唱诗班：他已经有好几年不上教堂了。但是接下来他看到的事情却让他呆住了——他看见了威尔·莎士比亚。

威尔的侧面镜头。威尔面容憔悴，满身泥污，在来自背后的一束光线映射下，活像一个鬼魂，甚至比鬼魂更可怕。他头上碰破的地方流着血，满脸泥污，又经这一夜的折磨，就这副样子站在侧廊里直瞪着韦塞克斯。

韦塞克斯毛骨悚然，一身冷汗。他看见威尔伸出手指，愤怒地指着他。

他不禁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声,然后梦呓般地喃喃自语。

韦塞克斯:哎呀,饶命,高贵的鬼魂,看在基督的份上,饶了我的命吧!

这时薇奥拉也看见了威尔。她仍处在呆痴的状态中,似乎一下子认不出他,脸上露出完全漠然的表情。这时韦塞克斯恐惧万分地退向出口,最后撒腿狂奔逃去。

韦塞克斯(继续,尖叫着):饶了我吧!

唱诗班继续唱着,但韦塞克斯的尖叫使薇奥拉清醒过来,她看到威尔正要从一个侧门走出教堂,于是不顾一切地向那侧门跑去。

外景,教堂,白天。

薇奥拉追出门外,看见威尔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薇奥拉大声呼唤他的名字。

薇奥拉:威尔!

没有回答。她急追上去。

薇奥拉(接前):哎呀,我的心上人,我还以为是你死了呢!

她把他拉进怀抱。两个相拥着过了片刻,威尔退开。

威尔:比那更可怕。是我杀了人。

外景,草地,白天。

薇奥拉的马悠闲地吃着草。威尔躺在草地上,仍然是一脸的痛苦和自责。薇奥拉坐在缀满小黄花的草地上,俯身看着威尔。她用草茎编着一个指环,还有许多深藏的感情没有表达出来。

威尔:我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受了马洛的很多指点,我的《亨利六世》是按马洛的构思写成的。

薇奥拉:你从来没说过他这么多的好话。

威尔:那时他没有死啊。我宁愿付出我所有的作品作代价,换回他本应写出的东西,可惜这一切永远也不会写出来了。

薇奥拉:你在瞎说。

威尔转过头直视着她。

薇奥拉(接前):你躺在这儿信口瞎说,你在我的床上时也是一样。

威尔:我的爱情决不是谎言。不错,我有妻子,我不能娶德·雷赛布爵士的女儿。这用不着让我的妻子从斯特拉特福德跑到这儿来告诉你。但你还是允许我上了你的床。

薇奥拉:那是一种幼稚的爱。我爱的是一个作家,我是为一首十四行诗付出报偿。

威尔:那我就更是受了骗了。

薇奥拉:是的,你是受了骗。因为直到今天以前我并没有爱过你。

威尔:现在呢?

薇奥拉(直抒真情):我爱你,威尔,这和诗没有关系。

威尔:啊,我的爱!(吻她)你以前可总是回避我。

薇奥拉:那时你没有死呀。当我以为你死了的时候,我悲痛的不是那些再也不会写出来的戏剧,而只是我再也不能看到你了。我看到了我们的结局,不过这结局终归很快就要到来的。

威尔:你不能嫁给韦塞克斯!

薇奥拉:如果不嫁给韦塞克斯,女王就会得知其中的缘故,那时也就不会有威尔·莎士比亚了(他们再次热烈地拥吻)。

威尔:不,不。

薇奥拉(在威尔接连的亲吻当中):但是,我嫁给韦塞克斯,只是作为被这些海誓山盟撒下的一个未亡人,因为这些誓言虽然神圣,却是不被认可的。

他们绝望的亲吻转为疯狂的做爱,这时我们切至——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威尔(正在对演员们讲话):……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杀死了罗密欧的朋友茂丘西奥,罗密欧就杀死了提伯尔特,为此罗密欧被放逐……

他此时是在玫瑰剧院的舞台上。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全体演员,以及亨斯洛和芬尼曼,手里拿着写满台词稿纸,或几个人共看一页,或在散篇里寻找,或互相传递着。威尔神情庄重,精神集中。

威尔(继续):但是,为罗密欧和朱丽叶主持过婚礼的神父……

一演员(爱德华):那就是我吧,威尔?

威尔:就是你,爱德华。为他们主持过婚礼的神父交给朱丽叶一种药水。这是一种神奇的药水,能让朱丽叶就像是死了的样子。她被停放在凯普莱特家族的坟茔中。当罗密欧重新回到她身边时,她就会活过来,继续与罗密欧相爱。

演员们发出赞许的低语声。

威尔(继续):我还没有说完。由于命运作祟,告知罗密欧有关神父的安

排的信没能送到,罗密欧只听说朱丽叶已死。于是他找到卖药人。

芬尼曼:那就是我。

威尔:买了致命的毒药。他走进坟茔向朱丽叶告别。朱丽叶冰冷地躺在那里,真的像死人一样。他喝下了毒药,死在她身旁。等到朱丽叶苏醒过来,发现他已经死了。

亨斯洛听得入了迷,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

威尔(继续):于是,朱丽叶抽出罗密欧身上的短剑,把自己刺死。

哑场。威尔凝视着薇奥拉。

亨斯洛:好,这样一定能让观众开怀大笑。

芬尼曼:伤感,但是妙极了!我有一顶蓝绒帽,恰好合用,我看见过卖药人就是戴那样的帽子。

艾莱恩:是的,可以用上。(对威尔)不过,在婚礼和死去之间好像缺了一场戏。

威尔仍在凝视着薇奥拉。薇奥拉突然发现人们都在看着他们两个,赶紧避开了威尔的目光,垂下了头。威尔把目光转向内德。

内景,德·雷塞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傍晚。

威尔和薇奥拉。薇奥拉仍然一身托马斯的打扮。威尔送给薇奥拉一件礼物——誊写得工工整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手抄本,是一份折成八开纸大小的诗章。

威尔:这个剧本,为你全部重新抄过的。我让一个在布莱德沃尔监狱供职的人缮写的,那人写得一笔好字。

她想高兴地接过这份礼物,但他的神情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使她迟疑了一下。

威尔(继续):这里新加了一场戏。

他翻到相应的地方,拿给她看。

薇奥拉:你读给我听好吗?

威尔(背诵):“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天亮还有一会儿呢。那刺进你惊恐的耳膜中的,不是云雀,是夜莺的声音;它每天晚上在那边石榴树上歌唱。相信我,爱人,那是夜莺的歌声。”

薇奥拉(接着读下去):“那是报晓的云雀,不是夜莺。瞧,爱人,不作美的晨曦已经在东天的云朵上镶起了金线,夜晚的星光已经烧烬,愉快的白昼蹶

足踏上了迷雾的山巅。我必须到别处去找寻生路,或者留在这儿束手等死。”

这场戏的台词渐渐变成了威尔和薇奥拉的对话,他们以这种方式说出他们深埋心底的道别的话——

威尔:“那光明不是晨曦,我知道;那是从太阳中吐射出来的流星,要在今夜替你拿着火炬……”

内景,玫瑰剧院,后台,白天。

这个场面完全是上一场面的继续,薇奥拉仍然是托马斯的打扮。在舞台后面高处的某个无人的角落里,在一些舞台用具、纵横交错的拉绳、散乱的景片中间,他们说着剧中的台词。我们很难分辨,这是在排练,还是在谈情说爱。不过过了不一会儿,他们真的开始做爱了。他们的衣服一件件被甩掉,他们的对话时时被接吻打断。

威尔:“你不必急着要去。”

薇奥拉:“我巴不得留在这里,永远不要离开。来吧,死,我欢迎你!因为这是朱丽叶的意思。怎么,我的灵魂?让我们谈谈;天还没有亮哩。”

这时,她那已松开的束胸带索性给拉掉了,威尔热烈地抱住她赤裸的身躯。就在这个向上摇的镜头里,忽然出现了一只小白鼠,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穿过薇奥拉头后面木板上的疤孔爬了出来。在旁边的另一个疤孔里,露出一只人眼,我们一看便认出,这是约翰·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把眼睛从偷窥处移开,皱了皱眉,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外景,小巷,白天。

蒂尔尼向韦伯斯特手中放了一枚硬币。

蒂尔尼: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蒂尔尼(继续):我希望你还能多多效力(离去)。

外景,玫瑰剧院,白天。

一个人在这里来回踱步,好像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他一面嘟哝着什么,一面不时看看手中的一页纸。原来是芬尼曼,他正在练习卖药人的重要台词,他给这个角色确定了一种特殊的嗓音。

芬尼曼:“这种致命的毒药我是有的;可是曼多亚的法律严禁出售,卖出的人是要处死刑的。”然后是他的台词,然后是我的。“把这副药放在无论什么饮料里……什么饮料里……”

他卡住了。他骂了一句脏话——对自己的笨拙深感失望。

芬尼曼(继续):“这种致命的毒药我是有的……”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他练得十分专心,以致根本没有注意到,韦塞克斯骑马来到了,在正门前下了马,走进剧院。

内景,玫瑰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舞台上,排练正在继续。韦塞克斯大步走进来。观众席里坐着亨斯洛和不多几个演员,以及约翰·韦伯斯特。他看见韦塞克斯走进来,立刻起身走了过去。

韦伯斯特:老爷!

韦塞克斯把他踢开,继续走去。

韦塞克斯(高叫):莎士比亚!

大家都停了下来。

韦塞克斯(继续):你这耍笔杆的暴发户,你这无耻的小人!今天给你看看你应有的下场,我让你下地狱!

威尔:你是在我的地盘上。

韦塞克斯(拔剑):凭上帝的名义,我要把你们统统收拾了。

威尔(也拔出剑来):我一个人就足够对付你了。

薇奥拉大吃一惊。她险些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但这时格斗已经开始了。

韦塞克斯挥剑直取威尔。威尔精通剑术,闪展腾挪,连劈带刺。韦塞克斯不禁暗暗吃惊。两人在舞台上怒目相向,你来我往,周旋起来。忽然威尔一剑直直刺中韦塞克斯当胸,若不是他的剑尖上戴着安全钮,这一剑肯定已把韦塞克斯置于死地了。

韦塞克斯仍不服输,不过此时这场格斗已经变成了哈姆雷特那场比剑的模拟表演了。韦塞克斯的取掉安全钮的剑被击落在地,威尔一脚踏住,把自己手中带安全钮的剑抛给韦塞克斯,从地上抓起韦塞克斯的剑,继续格斗,直到韦塞克斯被迫认输求饶。威尔义愤填膺,勇猛无比,引得众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此时他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

威尔(继续):亡友的在天之灵啊!(面向全体)这人就是杀害基特·马洛的凶手!

内德·艾莱恩走过来,满脸的焦虑和疑惑。

艾莱恩:威尔……

韦塞克斯:我的确为他的死高兴过,因为我以为那就是你呢。对于马洛

的死,我知道的仅仅是这些。

艾莱恩:他说的是实话,威尔,马洛的死是因为在酒馆里跟人争吵,结果把他自己的刀子戳进眼睛里。是为了一张单子吵了起来……

亨斯洛:一张单子,演员排名!唉,虚荣,虚荣!

艾莱恩:不是演员排名,是酒馆的账单!

威尔倒退了几步,沉重地跪了下去。他得到了莫大的解脱。

威尔(仰面向上):啊,上帝,不是我的罪孽呀!

韦塞克斯重又抖擞起来。此时蒂尔尼从剧院正门走进观众席。

韦塞克斯:把它封了!

蒂尔尼:韦塞克斯勋爵!

韦塞克斯(声嘶力竭地怒吼着):把它封了!把它拆了!把它夷为平地,让它寸草不生!

韦塞克斯从莫名其妙的蒂尔尼身旁跑过,冲出门去。

亨斯洛:蒂尔尼先生,有何公干?

蒂尔尼:扰乱治安,有伤风化!

亨斯洛:什么?

韦伯斯特:总管大人,在那边,大人。

蒂尔尼(对韦伯斯特):在哪儿,小东西?

韦伯斯特(指点着):我看见了她的奶子!

蒂尔尼(震怒而又得意地):让女人登台?是个女人?

韦伯斯特:我敢发誓!

全体演员都惊得目瞪口呆。最吃惊的当然是薇奥拉。

蒂尔尼:好啦,亨斯洛!我宣布这所剧院查封了!根据朝廷赋予我的权力,我宣布查封本剧院!

亨斯洛:为什么?

蒂尔尼(得意洋洋地):因为从事淫秽下流寡廉鲜耻的活动!因为公然让女人登台表演!

蒂尔尼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他跳上舞台,抓住萨姆·戈斯。没等韦伯斯特或任何别人插嘴,蒂尔尼一把扯下萨姆的裙子,不管萨姆怎样嘟哝叫嚷和挣扎躲闪,他又把他的内裤也扯了下来。蒂尔尼一脸的茫然,旁边的人个个都莫名其妙。韦伯斯特转动着眼珠(哼,这些个大人们真傻!)飞快地

掏出一只小白鼠放在“罗密欧”的头发上。薇奥拉发出一声尖叫,受惊的小鼠从薇奥拉耳朵旁边下到她的脖颈上,想要钻进她的领口。这时薇奥拉已经吓得乱作一团,一把抓下发套。她的头发是挽上去的,但她的性别已是明白无误了。威尔完全不知所措。薇奥拉向他投来绝望和抱歉的一瞥。

韦伯斯特(指着萨姆):不是他。(指着薇奥拉)是她。

亨斯洛:他原来是个女人!

这时这个场面就像是在满剧院观众面前当场出丑,或者说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蒂尔尼:我指的就是这个!这所剧院查封了,告示马上就贴出来!

萨姆站了起来,提起了内裤。

亨斯洛(对内德):内德,我发誓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薇奥拉(意在为威尔开脱):没有人知道!

韦伯斯特(指着威尔):他知道!我看见他亲她的奶子来着!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威尔,威尔无可奈何地看着薇奥拉。

蒂尔尼:查封,查封!给你记录在案,亨斯洛!

蒂尔尼用脚跟在地上一转,得意洋洋地离去。全剧院的人依然惊魂未定。

亨斯洛(绝望地):这下全完了。

薇奥拉:我非常抱歉,亨斯洛先生。我是真心想做一名演员的。(转向威尔)对不起,威尔。

威尔摇摇头。这事不该是这样的结局。薇奥拉起身向剧院正门走去。众人被她闪开一条路,默默地目送着她。当她从沃巴什身旁走过时——

沃巴什:您一您一您真一真一真是棒一棒极了!

薇奥拉:谢谢你。

她走出去以后,威尔才清醒过来。他转身朝她追去,但被内德·艾莱恩一拳打在下巴上,跌倒在地。芬尼曼从外面走进来,手里还拿着他的台词,嘴里不停地叨着。当他走近台前时,忽然发现大家都默默地站在那里,一片绝望的,甚至更可怕的气氛。他环顾了一下。

芬尼曼:没出什么事吧?

外景,玫瑰剧院,傍晚。

门上贴着一张查封的告示。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夜晚。

薇奥拉一身就寝的装束,在烛光下读书。她在反复阅读着威尔送给她的那份《罗密欧与朱丽叶》手抄本。旁边有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几个盖住的盘子。奶妈走进来,心疼地看看她。她拿起托盘,发觉分量不对,又把托盘放下,把盖子一一掀开,这才知道薇奥拉一口没动。

她看着脸上挂满泪水的薇奥拉,但是没有话可说。

内景,小酒馆,白天。

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全班人马,包括威尔和亨斯洛,全都在这里,他们显然是在借酒浇愁。个个都已经喝得大醉。芬尼曼也在这里,不过他对这场大祸的感受多少有些蒙头转向。

芬尼曼(嘟哝着):我本来会演得很好的,我本来会演得很棒的。

他递给拉尔夫一瓶酒。拉尔夫的心情也和他一样。

拉尔夫:我本来也会的。咱们两个本来都会很棒的。

拉尔夫接过酒瓶,打量了一阵,既然现在不是在干活儿,于是就举起瓶子大喝起来。没过一会儿,他就溜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这时,街门忽然大开。伯比奇大步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人,个个面色凝重,有几个脸上还带着挨打的青斑,头上缠着绷带。

芬尼曼(大喊):兰伯特!

芬尼曼的仆人兼打手兰伯特,立刻放下手中的杯子,迎上前去,一路上带倒几把椅子,碰翻几张桌子。

芬尼曼(继续):把他给我杀了!

兰伯特扑到吧台后面的墙边,从墙上取下挂在那里做摆设的武器——一把战斧。

但伯比奇已经把他的燧发手枪顶在兰伯特的腰带上。伯比奇一收手,手枪轰地一响,喷出一片火焰。兰伯特骂了一句,丢下战斧,捂住受伤的手臂。伯比奇把枪插回到腰带上。内德·艾莱恩坐在一张桌旁已喝得半醉。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面对伯比奇。

艾莱恩:喂,伯比奇,你根本不明白,你的好戏已经成为过去了。

伯比奇:那还要等着瞧。游艺总管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把我们看成流浪汉、讨饭的、卖艺人。可我的父亲詹姆斯·伯比奇破天荒第一个得到陛下的许可成立剧团,让诗人们写出一流的剧本。他们的荣耀也就是我们的荣耀。所

以,要让所有的人明白,我们是有才能的人,是一个行业,我们懂得互相扶助。现在威尔·莎士比亚写了剧本,我呢,有一处剧院。所以,大幕剧院现在归你们随便使用吧。

外景,大幕剧院,白天。

一阵阵狂风在街边的林荫道间猛吹。一个男孩提着一桶浆糊,抱着一叠海报,正在费力地往墙上张贴。一股强风把海报吹散,二三十张海报随风飞上空中。男孩提着浆糊桶四处奔跑,尽量抓回飞散的海报。现在我们看看这张海报,上面印着:

承蒙伯比奇先生赞助

由休·芬尼曼监督

亨斯洛先生指导

海军上将供奉剧团

隆重上演

哀艳绝伦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芬尼曼先生扮演剧中卖药人)

威尔从剧院中走出,从海报旁经过。他看也不看径自走去。在他身后传来一个人的喊声——

亨斯洛:威尔!

威尔头也不回。

亨斯洛(继续):我们得找一个罗密欧!

威尔继续走去。

外景,街道,白天。

威尔挤过人群向河边走去。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薇奥拉的卧室,白天。

奶妈伺候薇奥拉穿起结婚礼服。奶妈泪流满面。薇奥拉不情愿地由着她摆布。

外景,河边,白天。

威尔走下台阶,来到出租小船跟前。

内景,德·雷赛布宅邸,大厅,白天

韦塞克斯一身新郎的装扮,正在同德·雷赛布爵士进行最后的谈判,德·

雷赛布夫人在一旁哭泣。德·雷赛布爵士在一些文件上签字,旁边放着一个钱箱。

韦塞克斯:我的船停泊在河岸街码头,今天下午退潮时就要启碇开往弗吉尼亚——德·雷赛布夫人,请您别再哭了,您马上就会得到一块殖民地啦。

德·雷赛布:你可是得到了五千金镑哩,我的先生,凭了我手中这些汇单很快就会转到你名下了。

韦塞克斯:您是不是可以另借给我 50 镑现金——我好去跟码头上结清账目?

德·雷赛布叹了口气,打开钱箱。韦塞克斯把他的空钱袋放在桌上。

韦塞克斯(继续):啊,瞧,她来了!

薇奥拉出现在楼梯顶层,奶妈跟在身旁。

薇奥拉:早安,先生。我想您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去教堂吧。

外景,德·雷赛布宅邸,白天。

威尔穿过草地向房子跑来。当他经过水渠上的一座小桥时,一辆马车向他直冲过来,他赶紧紧紧贴在门楼的墙上,马车飞驰而过。这正是载着韦塞克斯和他的新娘到教堂去的马车。我们看见威尔望着马车远去时的面部表情。远处的钟声开始响起。

外景,教堂门口,白天。

钟声宣告结婚礼成,韦塞克斯和新婚的韦塞克斯夫人走出教堂。薇奥拉的面纱被风吹起,透过面纱我们看见薇奥拉悲戚的面容。德·雷赛布家人鼓掌欢呼,表示庆贺。韦塞克斯满面春风。

忽然从空中随风飘来一张大纸——大幕剧院的海报,“啪”的一下贴在了韦塞克斯脸上。他一把抓住,用力把它抛开。但是风又把它吹到薇奥拉的胸前。她抓住海报,看了一遍,然后递给奶妈。

韦塞克斯走到等候着新人的、挂着帷帘的马车旁,放下脚踏板,姿势优雅地扶住车门,让薇奥拉上车。薇奥拉上车。韦塞克斯正要随她上去——

奶妈:我家姑爷!

奶妈抓住他给他一个动情的拥抱,弄得韦塞克斯甚觉尴尬。

奶妈(继续):您要好好待她,我的姑爷!

韦塞克斯:我会的。

他试图挣脱。她却紧抓住不放。

奶妈: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韦塞克斯:谢谢你。让我们走吧,你真是个好奶妈。

韦塞克斯又敷衍了一阵,终于挣脱出来。

韦塞克斯(继续):潮水不等人,再见吧(拨开帷帘,登上马车)!

内景,马车内,白天。

韦塞克斯钻进马车,黑乎乎地过了好大一阵,终于发现车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向四外张望,但薇奥拉早已没了踪影。

外景,大幕剧院,白天。

数以百计的人们涌向剧院。在人群中,我们看到那个清教徒传道士梅克皮斯也来到这里,他正在声嘶力竭地劝喻人们远离这宗罪恶。

梅克皮斯:这里散布的是淫秽,这里传播的是邪恶,这里展示的是虚荣和浮夸!整个演艺业就是一宗罪恶……

但梅克皮斯被人群不容分说地卷进了剧院大门。

内景,大幕剧院,后台,白天。

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全体人员都已装扮起来,整个后台充满紧张激动的气氛。扮做茂丘西奥的艾莱恩对彼得作临场前的最后叮嘱。詹姆斯和约翰·赫明兄弟两个正在争论上场的恰当时机。芬尼曼戴着他那顶卖药人的小帽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他那几行台词。沃巴什结结巴巴地练着他的台词。在这一片忙乱之中,只有威尔独自一人黯然神伤,他现在扮成了……罗密欧。

芬尼曼(手中拿着卖药人的小帽走到威尔面前):你看这样行吗?

威尔点点头,一脸的苦涩。萨姆独自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正就着一个脸盆咕噜咕噜地嗽口,一副焦虑不安、鬼鬼祟祟的样子。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观众纷纷入场。

外景,大幕剧院,白天。

消息传播得很广,一些富贵人家也纷纷到来,有的乘着马车,有的坐着小轿。其中有人蒙着斗篷,拉低风帽,仿佛是到下层人中间微服私访似的。

大幕剧院前鸣放礼炮。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旗帜在空中迎风招展。

外景,大幕剧院,门口,白天。

兰伯特和弗里斯充当起了收取入场费的角色。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观众席人满为患。在人群中,我们看见梅克皮斯怯生生地坐在那里。

内景,大幕剧院,后台,白天。

一切就绪。内德向乐师们做了个手势。号角和鼓声响起。全场静下来。

内景,大幕剧院,侧幕后,白天。

沃巴什看来是个开场时的重要人物。此前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将扮演什么角色。此时他仍在嘟嘟囔囔、结结巴巴地叨念他的台词。

沃巴什(嘟囔着):“有一有一有两一两家门一门一门第相当的巨—巨—巨族……”

威尔呆呆地听着他的叨念。他发觉亨斯洛站着自己身边。

威尔(对亨斯洛):这下砸了。

亨斯洛:不会,马上一切都会好的。

威尔:怎么能呢?

亨斯洛:我不知道,这事很神。

镜头拉开。亨斯洛拍拍沃巴什的肩膀,把他推到幕前。

沃巴什的侧面镜头。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观众热切地期待着。沃巴什抖擞精神——

沃巴什(扮致辞者):“故—故—故……”

内景,大幕剧院,后台,白天。

威尔闭上了眼睛,默默祷告。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沃巴什忽然迸发出无限的勇气,一气呵成地念出台词,俨然一个大明星。

沃巴什(扮演致辞者)“……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殒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

外景,街道,白天。

薇奥拉和奶妈匆匆向大幕剧院赶来。

内景,大幕剧院,后台,白天。

赫明兄弟二人分别扮做在第一幕第一场里的山普孙和葛莱古里,准备上场。他们握了握手。大幕外面,观众为沃巴什的开场白热烈鼓掌,沃巴什穿

过大幕回到后台。

威尔(对沃巴什):棒极了!

沃巴什:还一还一还一还行吧?

赫明兄弟上场,演出正式开始。

从侧幕旁的角度——

约翰·赫明(扮山普孙):“葛莱古里,咱们可真的不能让人家当做苦力一样欺侮。”

詹姆斯·赫明(扮葛莱古里):“对了,咱们不是可以随便给人欺侮的。”

威尔闭目静听,百感交集。萨姆·戈斯焦虑不安地来到威尔身旁。

萨姆(焦急地,嗓音嘶哑低沉):莎士比亚先生。

威尔(心不在焉地):祝你好运,萨姆。(忽然醒悟到问题的严重)你怎么了,萨姆……

萨姆(仍然是嘶哑低沉地):这不是我的错,莎士比亚先生。我昨天还好好的。

威尔:“萨姆!念一段给我听,念一行!”

萨姆(嗓音糟得不堪入耳):“离别是这样甜蜜的凄清……”

亨斯洛一直在旁边听着。

亨斯洛:又出了点小小的麻烦。

威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亨斯洛:你知道,戏总得……

威尔:……演下去。

亨斯洛:前20页里没有朱丽叶的戏,这样,一切都会解决。

威尔:怎么解决?

亨斯洛:我不知道,这事很神(转身朝剧院的观众席走去)。

外景,街道,白天。

韦塞克斯怒气冲冲地向剧院奔来。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舞台,白天。

薇奥拉和奶妈走进剧院,在楼座上寻找座位就座。伯比奇和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人站在楼座观众的背后。戏的第一幕正在继续——

阿米蒂奇(扮亚伯拉罕):“你向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约翰·赫明(扮山普孙):“我是咬我的大拇指。”

伯比奇忽然发现亨斯洛来到他身旁,正在焦急地拉他的袖子。

亨斯洛:我们可以谈谈吗?

他们站在楼座后排的后面。他们前面坐着的恰好就是奶妈。她转回头向亨斯洛噓了一声。

亨斯洛(继续,向伯比奇低声说):我们没人演朱丽叶了!

伯比奇(吃惊得忘记了小声说话):没人演朱丽叶?!

薇奥拉(转过头来):没人演朱丽叶?!

亨斯洛:没有问题,夫人。

薇奥拉:萨姆出了什么事?

亨斯洛:您是哪位?

薇奥拉:我是托马斯·肯特!

他们的低声谈话招来周围观众的怒目和噓声。亨斯洛一把把薇奥拉从座位上拉起来就走,幸亏她坐的是个靠边的座位。

亨斯洛:你会背她的台词吗?

薇奥拉(扬起手中的手抄本给他看):一字不漏。

亨斯洛和伯比奇互相对视了一下。切至——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菲利普(扮凯普莱特夫人):“奶妈,我的女儿呢?叫她出来见我。”

拉尔夫(扮奶妈):“凭着我12岁时的童贞发誓,我早就叫过她了。喂,小绵羊!喂,小鸟儿!……”

内景,大幕剧院,侧幕后/舞台,白天。

萨姆硬起头皮,准备出场,低声地用那可怕的嗓音试着念叨着“什么事?谁叫我?”

拉尔夫(扮奶妈,继续):“上帝保佑!这孩子到什么地方去啦?”

剧作者和主角威尔·莎士比亚此时背对舞台,两手捂住耳朵站在那里,满怀恐惧地等待着可怕的事情发生。

拉尔夫(扮奶妈,继续):“喂,朱丽叶!”

萨姆正要上场,亨斯洛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住,此时,薇奥拉赶在他前面走上舞台。朱丽叶上场。薇奥拉已经不再穿着她那一向遮人耳目的斗篷了。

薇奥拉(扮朱丽叶):“什么事?谁叫我?”

拉尔夫(扮奶妈):“你的母亲。”

薇奥拉(扮朱丽叶):“母亲,我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全体观众一起同时发出一声惊叹。从来还没有人看见过男童演员能演成这样。

内景,大幕剧院,侧幕后,白天。

威尔把捂着耳朵的手拿开,转过身来迷惑地倾听着薇奥拉的声音。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舞台,白天。

此时韦塞克斯刚好走进观众席。他像挨了枪击似的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显然想要发作,但是看到周围观众那一张张痴迷入神的脸,他知道不能那样做。

内景,大幕剧院,侧幕后,白天。

亨斯洛和伯比奇互相对视了一下。

伯比奇:这下咱们都得给抓起来了。

亨斯洛(耸耸肩):那就监狱里见吧。

内景,大幕剧院,后台,白天。

对于记台词十分吃力的芬尼曼,还在紧张地背诵他的台词。

芬尼曼:“这种致命的毒药我是有的;可是曼多亚的法律严禁出售,卖出的人是耍处死刑的。”然后是他接,然后又是我……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斗剑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使观众个个都像中了迷魂咒。提伯特杀死了茂丘西奥。

艾莱恩(扮茂丘西奥,对罗密欧):“我受伤了。”

威尔(扮罗密欧):“放心吧,老兄;这伤口不算十分厉害。”

艾莱恩(扮茂丘西奥):“要是你明天找我,就到坟墓里来看我吧。”

一阵滚雷。在观众的头顶上,在剧院屋顶之上,乌云渐渐布满天空。舞台上,茂丘西奥倒在罗密欧的怀中,但整个表演的气氛与我们在前面看到过的全然不同:没有浮夸,充满激情而真切感人。观众静静地聚精会神地观看。

艾莱恩(扮茂丘西奥):“谁叫你把身子插了进来?都是你把我拉住了,我才受了伤。”

外景,大幕剧院,白天。

在荒凉空旷的伦敦城景色中,影影绰绰地有一小队人朝这边走来,其中有三个好像是带队的头领。等他们走近以后,我们看到,原来是一队兵士在游艺总管大臣蒂尔尼的率领下朝剧院走来。又是一阵雷声。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这时已演到提伯尔特被杀之后,舞台上一片恐慌,许多人在舞台上慌乱地奔跑。

一演员(扮班伏里奥):“罗密欧,快走!市民们已经被这场争吵惊动了,提伯尔特又死在这儿。别站着发怔;要是你给他们捉住了,亲王就要判你死刑。快去吧,快去吧!”

威尔(扮罗密欧):“唉!我是受命运玩弄的人。”

一演员(扮班伏里奥):“你为什么还不走!”

内景,大幕剧院,后台,白天。

威尔刚刚“杀死了”提伯尔特,还因为刚才的那场格斗而喘息未定。他与薇奥拉对面而立。

威尔:我是受命运玩弄的人。

二人互相凝视,定定地站在那里。

威尔(继续):你已经结婚了?

薇奥拉无言以对。

威尔(继续):要是你已经结了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

她的沉默所包含的深意使周围的空气凝结。威尔一动不动。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我们说不清这是他们在演戏,还是他们的真实生活。观众,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威尔从她面前转身离开,开始爬下“阳台”。

薇奥拉(扮朱丽叶):“你就这样走了吗?”

威尔停住。

薇奥拉(扮朱丽叶,继续):“我的夫君,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必须在每一小时内的每一天听到你的消息,因为一分钟就等于多少天。啊!照这样计算起来,等我再看见我的罗密欧的时候,我不知已经老到怎样了。”

威尔(扮罗密欧)似乎已经说不出话了。过了一阵,他说——

威尔(扮罗密欧):“再会。”

所有一切别的声音全都隐去了,时间仿佛已经停滞。

薇奥拉(扮朱丽叶):“啊! 你想我们会不会再有见面的日子? ……你現在站在下面,我仿佛望见你像一具坟基底下的尸骸。也许是我的眼光昏花,否则就是你的面容太惨白了。”

威尔(扮罗密欧):“相信我,爱人,在我的眼中你也是这样;忧伤吸干了我们的血液。再会! 再会!”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现在是神父交给朱丽叶药水的一场。

爱德华(扮神父):“……没有一丝热气和呼吸可以证明你还活着……在这种与死无异的状态中,你必须经过 42 小时,然后你就仿佛从一场酣睡中醒了过来……”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这时轮到了芬尼曼。卖药人与罗密欧一场。

威尔(扮罗密欧):“过来,朋友。我瞧你很穷,这儿是 40 块钱,请你给我一点能够迅速致命的毒药……”

芬尼曼(扮卖药人):“这种致命的毒药我是有的;可是曼多亚的法律严禁出售,卖出的人是要处死刑的!”

芬尼曼抢先了几行台词,但他表演的真挚是令人惊叹的——

芬尼曼(扮卖药人):“我的贫穷答应了你,可那是违反我的良心的。”

威尔(扮罗密欧):“我的钱是给你的贫穷,不是给你的良心的。”

外景,街道,大幕剧院附近,白天。

蒂尔尼率领着一队人走来。他手中捏着一份大幕剧院的海报。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朱丽叶“死了”。她躺在她的坟墓里,穿着她最好的衣服,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两手交叉在胸前像是在祈祷,双目紧闭。罗密欧找到她时所看到的就这是这个样子。

威尔(扮罗密欧)“……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 手臂,作你最后的拥抱吧!,嘴唇,啊! 你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网罗一切的死亡订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 来,苦味的向导,绝望的领港人,现在赶快把你的厌倦于风涛的船舶向那 岩上冲撞过去吧!”

当威尔拥抱薇奥拉的时候,她的眼睛忽地睁开(被威尔遮着,观众是看不到的),一对恋人互相凝视着,与其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毋宁说是威尔和薇

奥拉。他们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伯比奇和罗瑟琳在静静地观看。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肯普在静静地观看。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在观众中间,我们看见有几个在妓院那场戏中已经看见过的妓女,她们正在毫不掩饰地哭泣。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威尔举起那致命的毒药,说出最后的致辞。

威尔(扮罗密欧):“为了我的爱人,我干了这一杯(饮药)啊!卖药的人果然没有骗我……”

内景,大幕剧院,侧幕后,白天。

芬尼曼被深深打动,但心中充满自豪。

芬尼曼(悄声自言自语):我的确不错,我真了不起。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威尔(扮罗密欧):“药性很快地发作了。我就这样在一吻中死去”(死)。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奶妈也在静静地流泪。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朱丽叶突然醒转过来。

薇奥拉(扮朱丽叶):“我的夫君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应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正在这地方。我的罗密欧呢?”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白天。

奶妈(不由自己地):他死了!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薇奥拉(扮朱丽叶):“这是什么?一只杯子,紧紧地握在我的忠心的爱人的手里?我知道了,一定是毒药结束了他的性命。”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白天。

朱丽叶拿起罗密欧的匕首。

薇奥拉(扮朱丽叶):“啊,好刀子!这就是你的鞘子;你插了进去,让我死

了吧。”

她以匕首自刺，扑在罗密欧身上死去。二道幕拉住，遮住了坟墓。

内景，大幕剧院，舞台/观众席，白天。

高角度俯拍观众席和舞台。沃巴什扮演亲王，走到台前作最后的致辞。

亲王：“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

剧终。场内一片寂静。演员们开始担心。突然，观众席爆发出一片疯狂的欢呼鼓掌声。

内景，大幕剧院。二道幕/舞台，白天。

二道幕拉开，但威尔和薇奥拉还深深沉浸在他们自己的戏剧中：他们紧紧拥抱，深情地亲吻，他们是在做他们自己的告别。亨斯洛大吃一惊，本想跑过去提醒，但他看了看观众席里的反应，一块石头落了地：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

内景，大幕剧院，观众席/舞台，白天。

观众热烈欢呼不止。威尔、薇奥拉和全体演员走到台前谢幕。这时，蒂尔尼率领他那一队人冲了进来。蒂尔尼跳上舞台，站在正在鞠躬谢幕的海军上将供奉剧团全体演员面前。他的那队兵士面朝里，把舞台团团包围。

蒂尔尼(耀武扬威地)：我以伊丽莎白女王的名义，逮捕你们！

观众一下子静了下来。伯比奇从观众席里跳出来，跑上舞台。

伯比奇：您说逮捕谁，蒂尔尼先生？

蒂尔尼：全体逮捕！海军上将供奉剧团、宫内大臣供奉剧团，所有你们这些冒犯女王陛下赋予我的权力的混蛋。

伯比奇：冒犯？您查封了玫瑰剧院，可我并没有去打开它呀。

蒂尔尼顿时理屈词穷，但这只有一瞬间——

蒂尔尼(伸出手指指着薇奥拉)：这个女人，是个女人！

全场观众和演员们都吃了一惊。奶妈在自己胸前连连画着十字。

艾莱恩：什么？！女人？！您是说那个色鬼？！

他指着薇奥拉强词抵赖，尽管明知这不会有多大用处。

蒂尔尼：你们全都得关起来！以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名义……

观众席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了蒂尔尼的话——

声音：蒂尔尼先生……

原来这是伊丽莎白女王本人，此时她摘下风帽，甩开斗篷，露出威严的姿

态。一束阳光投射在她身上。

女王: 不要滥用我的名义, 你会很快把它糟蹋掉的。

所有的人立刻向两旁闪开, 包括那些兵士和全体演员, 全部后退躬身敬礼, 让女王从中间走上舞台。

女王(继续): 英格兰女王并没有看到公然海淫海盜之事, 显然这里是出了什么误会。请你过来, 肯特先生。让我看看你。

薇奥拉趋前几步, 正要行一个屈膝礼, 但她瞥见女王的眼色——一个制止的眼色, 于是屈膝礼立刻变成了很潇洒的深深一躬。

女王(继续): 的确, 扮相确实非凡, 你的误解, 蒂尔尼先生, 情有可原。不过, 我可知道一个女人充当男人角色的滋味, 是的, 上帝作证, 我对此深有体会。好了, 肯特先生, 对你无可指责。只是不知道韦塞克斯勋爵是不是在场。一个声音: 他在这儿, 陛下。

这声音来自约翰·韦伯斯特, 他直指观众席里的一个人——韦塞克斯, 竭力做得使自己不太显眼。

韦塞克斯(怯生生地): 陛下……

女王: 有过一场打赌的事。我记得赌的是一出戏能不能表现出真实的和真正的爱情。我想你这个赌今天算是输了。(转向韦伯斯特) 你是个热心的孩子。你喜欢这出戏吗?

韦伯斯特: 我喜欢她刺死自己的那一段, 陛下。

女王(定睛注视着威尔): 莎士比亚先生, 下次该请你到格林威治去, 以你自己的身份去, 我们可以更好地畅谈一番。

威尔深深鞠躬。女王转身离去。众人闪在两旁为女王让出通道。

内景, 大幕剧院, 正门, 白天。

女王在众人的恭送下走出大门。

外景, 大幕剧院, 白天。

女王的近侍聚集在马车旁等候。韦塞克斯一见女王从剧院走出, 立刻匆忙地跑下台阶。接着, 大批观众涌出剧院, 包括一些演员也拥在门前观看女王离去。韦塞克斯气喘吁吁地鞠躬——

韦塞克斯: 陛下!

女王: 怎么, 韦塞克斯勋爵! 这么快就把妻子弄丢了?

韦塞克斯: 我的确不走运。可这事应该怎样了结呢?

薇奥拉此时也跟随一群演员一起走出剧院。女王捕捉到了她的目光。

女王: 像所有不幸的爱情故事常有的那样, 哭过一阵, 出去旅行一段, 也就罢了。已经被上帝用婚姻结合在一起的人, 即使是我, 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继续, 转向薇奥拉) 正像我以前说过的, 韦塞克斯勋爵把妻子丢在了剧院里, 你去同她告一个别, 把她送出来吧。现在倒是该把账结清了。(对韦塞克斯) 你们赌多少钱来着?

韦塞克斯: 50 先令……(女王看了他一眼) 50 金镑。

女王: 把它交给肯特先生, 他会稳妥送到的。

韦塞克斯把自己的钱袋交给薇奥拉。

女王(继续, 对薇奥拉): 告诉莎士比亚先生, 下次给“第十二夜”写点轻松愉快的东西。

女王走向她的马车。在她和马车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女王犹豫了一下, 然后径直踏过去, 斗篷从水洼上拖过。

女王(继续): 太晚了, 太晚了。

她溅着泥水走上马车, 马车离去。

内景, 大幕剧院, 舞台, 白天。

威尔(伤心至极地改用对她的新称呼): 韦塞克斯夫人?

薇奥拉也万分痛苦地点点头。二人相对无言, 沉默良久。后来她递过韦塞克斯的钱袋。

薇奥拉: 不必再当受雇于人的戏子了。这是 50 金镑, 奖给歌唱真爱的诗人, 威尔。

威尔: 我已经和戏剧一刀两断了。剧场是为寻梦人而设的。瞧这场梦把我们弄到了什么结局。

薇奥拉: 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且在我今后的余生里, 我也不会有别样的期望。

威尔: 我伤害了你, 为此我深感抱歉。

薇奥拉: 如果你对我的伤害就是从此不再写作, 那么我将更加遗憾。

威尔望着她。

薇奥拉(继续): 女王吩咐你, 威尔, 为“第十二夜”写一出喜剧。

威尔(狠狠地): 喜剧! 我的主人公还能是什么? 他只能是这个国家里最悲惨的可怜人, 一个失恋者。

薇奥拉: 这样开头就满不错的。(停顿) 假设这是一个公爵。然后, 女主人公呢?

威尔(痛心): 在一宗买卖婚姻里被出卖, 现在正在前往美洲的路上。

薇奥拉(纠正他的话): 是船上——开往新大陆的船上。她踏上广袤空旷的海岸, 然后被领到奥西诺公爵面前。

威尔(无奈): 奥西诺, 这名字不坏。

薇奥拉: 不过, 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 她装扮成一个男孩……

威尔(紧接下去): 结果却无法表白自己的爱情。

顿歇。两人互相凝视。接下来这段对话忽然变成像是在谈他们自己。

薇奥拉: 但最后还是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威尔: 怎么会呢?

薇奥拉: 我不知道。这事很神吧。

威尔稍露笑意, 但接着又郑重起来。他们深情地互相注视, 然后紧紧拥抱在一起。

威尔(继续): 对我来说, 你永远不会变老, 不会消损, 不会死!

薇奥拉: 在我的眼中, 你也是这样。

威尔: 再会, 我的爱人, 一千次的再会!

薇奥拉: 为我好好写。

她给了他最后的吻别, 然后转身跑开。威尔望着她离去。

内景, 威尔的房间, 白天。

一页白纸。一只手在上面写出: “第十二夜”。我们看见威尔坐在他的桌前。

威尔(画外音): 我的故事开始在海上, 一次驶往未知国土的危险航行, 一次沉船事故……

外景, 水下, 白天。

两个身影进入水中。

威尔(画外音): 茫茫的大海汹涌咆哮, 把冒险航行的船只击成碎片, 船上那些无助的人们全部落入水中……

内景, 威尔的房间, 白天。

威尔伏案疾书。

威尔(画外音): 只有一位小姐得以逃生……

外景, 水下, 白天。

薇奥拉在水中。

威尔(画外音):她的灵魂比海洋更强大,她的精神比海涛更有力,她没有在水中死去,而是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

外景,海滩,白天。

薇奥拉在广阔空旷的海滩上行走。

威尔(画外音,继续):这将是一个爱情故事,而她将是我永恒的女主人公……

内景,威尔的房间,白天。

威尔从桌前抬头远望。

威尔(画外音继续):她的名字就是……薇奥拉。

他低头看着面前的稿纸,写下:“薇奥拉”,接着写下:“朋友们,这儿是什么国土?”

外景,海滩,白天。

缓慢叠化至在海滩上行走的薇奥拉,向着她的新生活大步走去。

剧终。

(完)

本期图片说明

1981年度奥斯卡主要奖项获奖名单

最佳影片:《火的战车》

最佳导演:科林·韦尔兰德(《赤色分子》)

最佳男主角:亨利·方达(《金色池塘》)

最佳女主角:凯瑟琳·赫本(《金色池塘》)

最佳男配角:约翰·吉尔格德(《阿瑟》)

最佳女配角:莫琳·斯塔普莱顿(《赤色分子》)

(旗 编)